

資治通鑑

一

資治通鑑

四部叢刊初編史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宋刊本

資治通鑑序

御製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詩書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鑑戒於後世者也漢司馬遷紬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國語推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撫傳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載間首記軒轅至于麟止作為紀表世家書傳後之述者不能易此體也惟其是非不謬於聖人寢貶出於至當則良史之才矣若稽古

英考留神載籍萬機之暇未嘗廢卷嘗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閣繕閱給吏史筆札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光之志以為周積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楚秦晉始大桓文更霸猶託尊王為辭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為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情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厥福盛衰之本規

資治通鑑序

模利害之効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戶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無續之淵林矣荀卿有言欲觀聖人之迹則於其繁然者矣後王是也若夫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聞焉者自餘治世盛王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儉勤畏亦各得聖賢之一體孟軻所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竄穴厥有履霜之漸詩云商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開

經筵奉

聖旨讀資治通鑑其月九日臣光初

進讀

面賜

御製序令候書成日寫入

資治通鑑序終

資治通鑑卷第一

魏齊書禮樂志曰禮樂之興也禮樂之興也禮樂之興也

勅編集

周紀一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宣惠為諸侯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憐憫也非有藥紓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

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眾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復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絲絲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眾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疆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

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相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杜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乃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

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栢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取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蚘蟻蜂蟻皆能害又況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懷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佗人佗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尚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栢子栢子欲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栢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主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栢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臯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宗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

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沈龜產龜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德康子驂襄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及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臣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悅絺疵請使於齊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晉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放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眾遂殺智伯盡滅

智氏之族唯輔果在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逞其毒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履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履者易蹠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三家分智氏之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為黧吞炭為啞行

乞於而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亦難乎豫讓曰不可既已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後封伯魯之子於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為趙氏後襄子卒弟栢子遂浣而自立一年卒趙氏之人曰栢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殺其子後迎浣而立之是為獻子獻子生籍是為烈侯魏斯者栢子之孫也是為文侯文侯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為景侯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盧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韓借師於魏以代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於魏以伐韓文侯應之亦然二國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講於已也皆朝于魏魏由是始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聞於羣臣曰我何如王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羣臣對曰仁君

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聞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羣臣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饋賢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子擊出適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壞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事疎不謀戚臣在朝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非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嘗觀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見翟璜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翟璜然作色曰西河守具起臣所進也君內以歡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虞淵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李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

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相於克克之對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祿十鐘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下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程璜遠遊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女為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謂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為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道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還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燕滑公薨子信公立

二十四年王崩子安王驕立 盜殺楚齊王國人立其子悼王

安王

元年秦伐魏至陽狐 二年魏韓趙伐楚至桑丘 鄭圍韓陽翟 韓景侯薨

子烈侯取立 趙烈侯薨國人立其弟武侯 秦簡公薨子惠公立

三年王子定奔晉 魏山崩壘河

四年楚圍鄭鄭人殺其相駟子陽

五年日有食之 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與濮陽嚴

仲子有惡仲子聞軻人聶政之勇以黃金百溢為政母

壽欲因以報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

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俠累俠累方坐府上兵衛甚東

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抉眼自看出屬韓

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嫫聞而往哭之曰是

軻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利以絕從妾柰

何畏殺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於政尸之旁

六年鄭駟子陽之黨馮緇公而立其弟乙是為康公

宋悼公薨子休公田立

八年齊伐魯取最韓救魯 鄭負黍叛復歸韓

九年魏伐鄭 晉烈公薨子孝公傾立

十一年秦伐韓宜陽取六邑 初田常生妻子盤盤生

莊子白白生太公和是歲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使食

一城以奉其先祀

十二年秦晉戰于武城 齊伐魏取襄陽 魯敗齊師

于平陸

十三年秦侵晉 齊田和會魏文侯楚人衛人于濁澤

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十三年秦伐蜀取南鄭 魏文侯薨太子擊立是為武

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頓謂其起曰美哉山河之固

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

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

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

阿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

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

國也武侯曰善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

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

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

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

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

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

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卓屬之我乎起默然良

久曰屬之子矣父之親相公叔尚魏公主而害具起公

叔之僕曰起易去也起為人剛勁自喜子先言於君曰

具起賢人也而君之國小臣恐起之無留心也君盍試

延以女起無留心則必辭矣子因與起歸而使公主辱

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遊說

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却三晉西伐秦諸侯皆

患楚之彊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吳起者 秦惠公薨

子出公立 趙武侯薨國人復立烈侯之太子章是為

敬侯 韓烈侯薨子文侯立

十六年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 趙公子朝作亂出

奔魏與魏襲邯鄲不克

十七年秦庶長改逆獻公子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

母沈之淵旁 齊伐魯 韓伐鄭取陽城伐宋執宋公

齊太公薨子桓公午立

十九年魏敗趙師于兔臺

二十年日有食之既

二十一年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政吳起起走之王

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肅王即

位使令尹盡誅為亂者坐起夷宗者七十餘家

二十二年齊伐燕取桑丘魏韓趙伐齊至桑丘

二十三年趙襲衛不克 齊康公薨無子田氏遂并齊

而有之是歲齊桓公亦薨子威王因齊立

二十四年狄敗魏師于澮 魏韓趙伐齊至重丘 晉

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借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滅則眾謀不進事是而滅之猶却眾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魯穆公薨子共公奮立 韓文侯薨子哀侯立

二十六年王崩子烈王喜立 魏韓趙共廢晉靖公為家人而分其地

烈王

元年日有食之 韓滅鄭因徙都之 趙救侯薨子成侯種立

三年燕敗蘇子林狐曹伐齊入陽關魏伐齊至博陵 燕僖公薨子相公立 宋休公薨子辟公立 衛懷公薨子伋公訓立

四年趙伐衛取都鄙七十三 魏敗趙師于北閭

五年魏伐楚取魯陽 韓嚴遂執哀侯國人立其子懿侯初哀侯以韓虜為相而愛嚴遂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令人刺韓虜於朝虜走哀侯哀侯抱之人刺韓虜燕及哀侯 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鑾與公中緩爭立國內亂

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 趙代齊至鄆 魏敗趙師于懷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

言日自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

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餓昔日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辱

常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皆懼莫敢飾詖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 楚肅王薨無子立其弟良夫是為宣王 宋辟公

薨子剔成立

七年日有食之 王朋弟扁立是為顯王 魏大夫王

錯出奔韓公孫頌謂韓懿侯曰魏亂可取也懿侯乃與

趙成侯合兵伐魏戰于濁澤大破之遂圍魏成侯曰殺
登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懿侯曰不可殺
魏君秦也割地而退食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疆
於宋衛則我終毋魏患矣趙人不聽懿侯不悅以其兵
夜去趙成侯亦去遂殺公中緩而立是為惠王太史
公曰魏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國之謀不和
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
破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

魏襄王五年秦魏韓趙師于洛陽 秦敗魏師韓師于洛陽

周紀二 宣王 周襄王 周襄王 周襄王

宣王

元年齊伐魏取觀津 趙侵齊取長城

三年魏韓會于宅陽 秦敗魏師韓師于洛陽

四年魏伐宋

五年秦獻公敗三晉之師于石門斬首六萬王賜以黼

黻之服

七年魏敗韓師趙師于滄 秦魏戰于少梁魏師敗績

獲魏公孫座 衛聲公薨子成侯速立 燕相公薨子

文公立 秦獻公薨子孝公立 孝公生二十一年矣

是時河山以東疆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

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兼自漢中南有

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橫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

是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彊秦

八年孝公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

東平曹亂以河為界西霸我疆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

侯畢賀為後世開業其光榮會往者厲蹀躞公出子之

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醜

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更伐復得

公之故地倍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

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皆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公孫鞅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其甚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衛鞅既至秦因變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公大悅與議國事十年衛鞅欲變灑秦人不悅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彊其故甘龍曰不然緣灑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灑可也非所與論於灑之外也智者作灑愚者制焉賢者更灑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灑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闖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倍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

為收擊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隳富無所羨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此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行募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灑衛鞅曰灑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闖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使衛鞅曰此皆亂灑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云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釐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灑又慮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失信以為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韓懿侯薨子昭侯立

十一年秦敗韓師於西山

十二年魏趙會于鄆

十三年趙燕會于阿 趙承宋會于平陸

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 惠王曰齊亦有寶乎

威王曰無有 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 照車

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 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 威王曰

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 王異 吾臣有擅守南城

則楚人不敢為寇 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 吾臣有盼子

者使守高唐 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 吾吏有黔夫者使

守徐州 則燕人祭北門 趙人祭西門 從而從者七千餘

家 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 則道不拾遺 此四臣者將

照千里 豈特十二乘哉 惠王有慙色 秦孝公魏惠王

會于杜平 魯共公薨 子康公毛立

十五年秦敗魏師于元里 斬首七千 級取少梁 魏惠

王伐趙 圍邯鄲 楚王使景舍救趙

十六年齊威王使田忌救趙 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

龐涓仕魏為將軍 自以能不及孫臏 乃召之 至則以澆

斷其兩足而黥之 欲使終身廢棄 齊使者至 魏孫臏以

刑徒陰見說齊使者 亦使者竊載與之 齊田忌善而客

待之 進於威王 威王問兵機 遂以為師 於是威王謀救

趙 以孫臏為將 辭以刑餘之人 不可乃以田忌為將 而

孫子為師 居轡車中 坐為計謀 田忌欲引兵之趙 孫子

曰夫解難亂紛糾者不控暴救關者不擲機批元擣虛

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

外老弱疲於內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據其街路衛其

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

魏也田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

魏師大敗 韓伐東周取陵觀栗丘 楚昭奚恤為相

魏師大敗 韓伐東周取陵觀栗丘 楚昭奚恤為相

江乙言於楚王曰人有愛其狗者狗嘗溺井其鄰人見

欲入言之狗當門而噬之今昭奚恤常惡臣之見亦猶

是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王曰此君子也近之好揚

人之惡者王曰此小人也遠之然則且有子弑其父臣

弑其王者而王終已不知也何者以王好聞人之美而

惡聞人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十七年秦大良造衛鞅伐魏 諸侯圍魏襄陵

十八年秦衛鞅圍魏固陽降之 魏人歸趙邯鄲與趙

盟漳水上 韓昭侯以申不害為相申不害者鄭之賤

臣也學黃老刑名以干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

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申子嘗請仕其

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為學於子者欲

以治國也今將聽子之讒而廢子之術乎已其行子之

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大第今有所

私求我將笑聽乎申子乃辭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昭

侯有世祿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

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頓一咲頓有為頓咲有為
咲今穰宜特頓咲哉吾必待有功者

十九年秦商鞅築其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民父子
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

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平斗桶權衡丈尺 秦
魏遇于彤 趙成侯薨公子緹與太子爭立緹敗奔韓

二十一年秦商鞅更為賦稅灑行之
二十二年趙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

二十三年齊殺其大夫牟 魯康公薨子景公僂立
衛更貶號曰侯服屬三晉

二十五年諸侯會于京師
二十六年王致伯于秦諸侯皆賀秦秦孝公使公子少
官帥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

二十八年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
謀曰蚤救孰與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

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
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

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
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

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
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之孫子為師以救韓

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大發兵以太子申

為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
輕齊齊璜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彊百里而

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
魏地為十萬龐涓明日為五萬璜又明日為一萬龐涓消

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二者
過半矣乃棄其笨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

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隘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
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今齊師善射者

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
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

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賢子之名齊因
乘勝大破魏師虜太子申成侯鄒忌惡田忌使人操十

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我為將三戰三勝欲行大
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執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

臨淄水成侯不克出奔莒
二十九年衛鞅言於秦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

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崑崙阨之西都
安邑與秦東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

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
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

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衛鞅
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衛鞅遣公

子印書曰吾始與公子驪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印以為然乃相與會盟已飲而衛缺伏甲士襲虜公子印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乃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衛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 齊趙伐魏 楚宣王

薨子威王商立

三十一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愛復內之秦商君乃與其徒之商於發兵北擊鄭秦人攻商君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初商君相秦用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為相十年人多怨之趙良見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鼻息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今君之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其從政也凌轢公族殘傷百姓今虛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

力而駢脅者為駸乘持矛而操闐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寶答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三十二年韓申不害卒

三十三年宋太丘社亡 鄒人孟軻見魏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有利吾國乎孟軻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曰善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為知仁義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之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三十四年秦伐韓拔宜陽 三十五年齊王魏王會于徐州以相王 韓昭侯作高門屈宜曰曰君必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往者君賞利矣不作高門

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早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誦舉贏者也故曰不時 越王無疆伐齊齊王使人說之以伐齊不如伐楚之利越王遂伐楚楚人大敗之乘勝盡取吳故地東至于浙江越以此散諸公族爭立或爲王或爲君瀆於海上朝服於楚

三十六年楚王伐齊圍徐州 韓高門成昭侯薨子宣惠王立 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秦王不用其言蘇秦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且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難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臣以天下之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井力西鄰而攻秦秦必破矣夫衛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衛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懼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執計之也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爲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

會於涇水之上通質結盟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或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諸侯從親以擯秦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爾侯大說厚待蘇秦尊寵賜賚之以約於諸侯會秦使軍首伐魏大敗其師四萬餘人禽將龍賈取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身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蘇秦自以爲不及也儀游諸侯無所遇困於楚蘇秦故召而辱之儀怒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蘇秦陰遣其舍人齎金幣資儀儀得見秦王說之以爲客卿舍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代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蘇君之計謀也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於是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自發不暇止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蹀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效功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

為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勿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輜輳粉粉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四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願大王熟察之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聽之蘇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苗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苗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苗其富而實其民無不闕難走狗六博闢鞫臨苗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枉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壤壤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乎九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

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許之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齊威王薨子宣王辟疆立知成侯賈田忌乃召而復之燕文公薨子易王立衛成侯薨子平侯立三十七年秦惠王使犀首敗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蘇秦恐請使魏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趙人決河水以灌齊魏之師齊魏之師乃去魏以陰晉為和於秦寔華陰齊王伐魏取十城已而復歸之三十九年秦伐魏圍焦曲次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四十年秦伐魏度河取汾陰皮氏拔焦楚威王薨子懷王槐立宋公剔成之弟偃薨攻剔成剔成奔齊偃自立為君四十一年秦公卒華張儀帥師圍魏蒲陽取之張儀言

於秦王請以蒲陽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其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焉張儀歸而相秦

四十二年秦縣義渠以其君為臣秦歸焦曲沃於魏四十二年趙肅侯薨子武靈王立置博聞師二人左右司過三人先問先君貴臣肥義加其秩

四十四年夏四月戊午秦初稱王衛平侯薨子嗣君

立衛有胥靡之魏因為魏王之后治病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魏不與乃以左氏易之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非子所知也夫

治無小亂無大瀆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瀆立誅必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人之王之欲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

四十五年秦張儀帥師伐魏取陝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易王知之蘇秦恐乃說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易王許之乃偽得罪於燕而奔齊齊宣王以為客卿蘇秦說齊王置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敵齊而為燕

四十六年秦張儀及齊楚之相會齧桑韓燕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今國人謂己曰君

四十七年秦張儀自齧桑還而免相相魏欲令魏先事

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聽秦王伐魏取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其

四十八年王崩子慎親王定立燕易王薨子曾立

齊王封田嬰於薛號曰靖郭君靖郭君言於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靖郭君靖郭君由是得專齊之權靖郭君欲城薛客

謂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必薛為苟為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庸足恃乎乃不

果城靖郭君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曰文文通儻饒智略說靖郭君以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皆請靖郭君以文為嗣靖郭君卒文

嗣為薛公號曰孟嘗君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二人皆舍業厚馮之存救其親戚食客常數千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由是孟嘗君之名重天下臣光曰

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賢者其德足以教化正俗其才足以頓網絜紀其明足以燭微慮遠其彊足以結仁固義大則利天下小則利一

國是以君子豐祿以富之隆爵以尊之養一人而及萬人者養賢之道也今孟嘗君之養士也不恤智愚不擇臧否盜其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以侮其君下以

蠹其民是姦人之雄也烏足尚哉書曰受為天下通此

主卒淵藪此之謂也

孟嘗君聘於楚楚王遣之象牀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謂孟嘗君門人公孫戊曰象牀之直子至尚傷之毫髮則實妻子不足償也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公孫戊許諾 見孟嘗君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以君能接達貧窮存亡繼絕故莫不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則未至之國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受公孫戊趨去未至中閭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戊以實對孟嘗君乃善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臣光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詖譏之心猶將用之况盡忠無私以事其上乎詩云采芣菲無以下體孟嘗君有焉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問於繆留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懷成子及闞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多力者藉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王有外為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資治通鑑卷第二

資治通鑑卷第三

朝殿大夫君議議夫權御泉元穆穆護靈龜秦德發昌鳥光奉

勅編集

周紀三 起重光赤奮若盡昭陽大綱獻凡二十三年

慎觀王

元年衛更貶號曰君

二年秦伐韓取郟 魏惠王薨子襄王立子孟子入見而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

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

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

苗淳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

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人出兵逆之五

國之師皆敗走 宋初稱王

四年秦敗韓師于脩魚斬首八萬級虜其將鯨申差于

濁澤諸侯振恐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秦殺之張

儀說魏襄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二十萬地四

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韓齊趙之境守亭障者不

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洹水之

上結為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

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

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

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母危不可得也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散骨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魯景公薨子平公立

五年巴蜀相攻擊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以為道險隘難至而韓又來侵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蓋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

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王從錯計起兵伐蜀十月取之敗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蘇秦既死秦弟代厲亦以遊說顯於諸侯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於齊而還燕王曾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之大重或曰禹薦益而以啓人為更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於益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更無非太子人者長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綬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曾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

六年王崩子報王延立

報王上

元年秦人侵義渠得二十五城魏人叛秦秦人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又敗韓於岸門韓太子倉入質于秦以和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王令人謂燕太子曰寡人聞太子將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雖小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使市被攻子之不克市被反攻太

子搆難數月死者數萬人百姓惘恐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燕王噲齊王問孟子曰或謂寡人勿取燕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雖食盡穀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諸侯將謀救燕齊王謂子孟子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雖食盡穀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齊王不聽已而燕人叛齊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乃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畔也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陳賈曰然則聖人亦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

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辭

是歲齊宣王薨子湣王立

二年秦右更疾伐趙拔蘭屬其將莊豹 秦王欲伐齊虛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至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楚王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甲王怒曰寡人不與師而得六百里地何弔也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王曰有說乎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賜之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張儀佯隨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其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公張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從其至其廣袤六里使者怒還報楚王楚王大怒欲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因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

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

三年春秦師及楚戰于丹陽楚師大敗斬甲士八萬虜屈匄及列侯執珪七十餘人遂取漢中郡楚王悉發國內兵以復襲秦戰於藍田楚師大敗韓魏聞楚之困南襲楚至鄧楚人聞之乃引兵歸割兩城以請平于秦

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平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

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

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

韓宣惠王薨子襄王倉立

四年蜀相殺蜀侯 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張儀聞之請行王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行張儀曰秦彊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驥臣斬尚

靳尚得事幸姬鄭袖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上庸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鄭袖日夜泣於楚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張儀而厚禮之張儀因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

攻楚則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五百餘里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為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申出武關則此

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夫待弱國之救志彊秦之禍此臣所為大王患也大王誠能聽臣請令秦楚長為兄弟之國無

相攻伐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乃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秦被甲自餘萬山東之

士被甲蒙冑而會戰秦人指甲徒揚以趨敵左擊人頭右挾生虜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

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則王之國分矣鴻臚之官桑林之苑

冰王之有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許之張儀歸報秦王封以六邑

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敵邑恐懼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於居隅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邑蜀并漢中包兩周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傲甲周兵軍於滹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殺紂之事謹使使臣先問左右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母危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滹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而相約而口相結常為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張儀乃北之燕說燕王曰今趙王已入朝勃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

齊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張儀歸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自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毀短之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儀復合從五年張儀說秦武王曰為王計者東方有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臣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必伐之臣願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齊必伐梁齊梁交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拔天子案圖藉此王業也王許之齊王果伐梁梁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齊罷兵乃使其舍人之楚借使謂齊王曰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何故楚使者曰張儀之去秦也固與秦王謀矣欲齊梁拒攻而令秦取三川也今王果伐梁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以信儀於秦王也齊王乃解兵還張儀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紛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者孟子論之曰或謂張儀公孫衍豈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惡足以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滿貧賤不能撓威武不能

誠是之謂大文夫揚子儼言曰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鷲翰也然則子貢不為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而難之不以才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秦王使甘茂誅蜀相莊秦王魏王會于臨晉趙武靈王納吳廣之女孟姚有寵是為惠右生子何六年秦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為右丞相

七年秦魏會旱應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甘茂於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賈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曾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箇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竊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臏挾韓而講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秋甘茂庶長封帥師伐宜陽八年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臏果爭之

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八月王與孟說舉鼎絕服而覺族孟說武王無子異母弟稷為質於燕國人逆而立之是為昭襄王昭襄王母羊子楚女也寔宣太后趙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旁丁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今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聞中國者聖賢之所教也禮樂之所用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道逆人之心臣願王熟圖之也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保累吾民引水圍鄙微社稷之神靈則鄙幾於不守也先君醜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鄙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

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騎射焉

九年秦昭王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甘

茂言於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臧爭之不能得

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與魏謀

而罷兵甘茂奔齊 趙王略中山地至寧殿西略胡地

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

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 楚王

與齊韓合從

十年彗星見 趙王伐中山取丹丘莒陽鴻之塞又取

鄒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以和 秦宣太后異父

弟曰穰侯魏冉同父弟曰華陽君辛戎王之同母弟曰

高陵君涇陽君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

王薨諸弟爭立唯魏冉力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

將軍衛咸陽是歲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謀作亂魏冉

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歸于魏王兄

弟不善者魏冉皆滅之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魏冉為

政威震秦國

十一年秦王楚王盟于黃棘秦復與楚上庸

十二年彗星見 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又取韓武遂

本韓魏以楚負其從親合兵伐楚楚王使太子橫為

質於秦而請救秦各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

十三年秦王魏王韓太子嬰會于臨晉韓太子至咸陽而歸秦復與魏蒲阪 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關者太子殺之亡歸

十四年日有食之既 秦人取韓穰 蜀守輝叛秦秦

司馬錯往誅之 秦庶長奂會韓魏齊兵伐楚敗其師

於重丘殺其將唐昧遂取重丘 趙王伐中山中山君

奔齊

十五年秦涇陽君為質於齊秦華陽君伐楚大破楚

師斬首三萬殺其將景鈇取楚襄城楚王恐使太子為

質於齊以請平 秦樗里疾卒以趙人樓緩為丞相

趙武靈王愛少子何欲及其生而立之

十六年五月戊申大朝東宮傳國於何王廟見禮畢出

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傳王武靈王自號主

父主父欲使子治國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將

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詠自為使者入秦欲以觀

秦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

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

也秦人大驚 齊王魏王會于韓 秦人伐楚取八城

秦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於黃棘太

子入質至驪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

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

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壤婚姻相親而今秦楚不驪

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壤婚姻相親而今秦楚不驪

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患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益怒昭睢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非諸侯之心不可信也懷王之太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爲王仗兵武關楚王至則閉關劫之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欲盟秦王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因不復許秦又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王召羣臣謀之或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齊相曰不可鄆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其人曰不然鄆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找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楚人立之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請孟嘗君來入秦秦王以爲丞相十七年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爲相因孟嘗君欲殺之子孟嘗君使人來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孤白裘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秦王無以應姬求客有善爲狗盜者入秦藏中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爲之言於王而遣之王後

海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漢鷄鳴而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爲鷄鳴者野鷄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楚人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發兵出武關擊楚斬首五萬取十六城趙王封其弟勝爲平原君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善爲堅白同異之辯平原君客之孔穿自魯適趙與公孫龍論臧三耳龍其辯析子高弗應哉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辯也先生以爲何如對曰然幾能令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門於君今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無以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訕齊鄉衍過趙平原君使與公孫龍論白馬非馬之說鄉子曰不可夫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術不爲也座皆稱善公孫龍由是遂絀

資治通鑑卷第三

資治通鑑卷第四

朝秦暮楚... 勅編集

周紀四 魏開述 因勢蓋著 莊

報王中

十八年楚懷王亡歸秦人覺之遮楚道懷王從間道走趙趙主父在代趙人不敢受懷王將走魏秦人追及之以歸魯平公覺子緡王賈立

十九年楚懷王發病覺於秦秦人歸其喪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齊韓魏趙宋同擊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武遂與魏封陵以和趙主父行

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于西河而致其兵魏襄王覺子昭王立韓襄王覺子釐王咎立

二十年秦尉錯伐魏襄城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遣其王於廣施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趙主父封

其長子章於代號曰安陽君安陽君素侈心不服其弟主父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疆壯而志

驕黨衆而欲大田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

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不顧其害難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而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

疾母出而傳政於公子成母為禍梯不亦可乎肥義曰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母變而度母易而慮堅守一

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志吾籍變孰大焉諺曰死者復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言已在刑矣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肥義謂信期曰公子章與田不禮聲善而實惡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信期曰善王父使惠文王朝羣臣而自投彗窺之見其長子儻然也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公子章於代計未決而轅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田不禮以其徒作亂詐以王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是時惠文王少成兌專政公子章之敗也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糞而食之三月餘餓死沙丘宮王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異姓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之異姓死愛弛憐故太

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 秦樓緩免相魏冉代之

二十一年秦敗魏師于解

二十二年韓公孫喜魏人伐秦穰侯為左更白起於秦王以代向壽將兵敗魏師韓師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虜公孫喜拔五城秦王以白起為國尉 秦王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二十三年楚襄王迎婦于秦 臣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讎烏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疆焉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故主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所以危也 秦魏冉謝病免以客卿獨壽為丞相

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 秦燭壽免魏冉復為丞相封於穰與陶謂之穰侯又封公子市於宛公子慳於鄧

二十五年魏入河東地四百里韓入武遂地二百里于秦 魏芒卯始以詐見重

二十六年秦太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二十七年冬十月秦王稱西帝遣使立齊王為東帝欲

約與共伐趙蘇代自燕來齊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伐趙孰與伐秦宋利今王不如釋帝以收天下之望發兵以伐秦宋舉則楚趙梁衛皆懼矣是我以名尊秦而今天下憎之所謂以卑為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十二月呂禮自齊入秦秦王亦去帝復稱王 秦攻趙拔杜陽

二十八年秦攻魏拔新垣曲陽

二十九年秦司馬錯擊魏河內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歸之魏 秦敗韓師于夏山 宋有雀生鱗於城之陬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與齊魏為敵國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以示威服鬼神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又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乃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萬歲者天下之人謂之桀宋齊湣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於温

三十年秦王會楚王于紀會趙王于中陽秦蒙武擊齊拔九城 齊湣王既滅宋而驕乃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狐喧正議斷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東

問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益以富實乃與樂毅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別使使者連楚魏且令趙閻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

三十一年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為上將軍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眾以拒之戰于濟西齊師大敗樂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閒身率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而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此長久之利也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為名無損於齊無益於燕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樂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對今軍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禍亂內作則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遂進軍深入齊人果大亂失度湣王出走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為昌國君遂使留徇齊城之未下者齊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齊王不遜衛人侵之齊王去奔鄒魯有驕色鄒魯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殺齊因為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

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兩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間地圻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淖齒曰天兩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圻及泉者地以告也有人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誠焉何得無誅遂弑王於鼓里荀子論之曰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暴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是也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櫟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濫者則舉義士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基定也基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是所謂義立而王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陳雖親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親利敗不欺其與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暴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

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篡之而三齊湮薛公是也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故疆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誣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樂毅聞書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書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書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奔潰樂毅修整燕軍禁止侵掠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除其暴令修其舊政齊民喜悅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前軍循太山以東至海略琅邪右軍循河濟屯阿鄆以連魏師後軍旁北海而撫千乘以中軍據臨淄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齊人食邑於燕者二十餘君有爵位於劊者百有餘

人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 秦王魏王韓王會于京師

三十二年秦趙會于稷秦拔魏安城兵至大梁而還齊淖齒之亂湣王子湣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蒙備太

史敫女奇夔章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因與私通王孫賈從湣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

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

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王孫賈乃入市中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

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立臣相與求湣王子

欲立之湣章懼其誅已久之乃敢自言遠立以為齊王

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趙王得

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欲勿與畏

秦彊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藺相如對曰秦以城求璧而

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

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

請完璧而歸之趙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

相如乃以詐給秦王復取璧遺從者懷之問行歸趙而

以身待命於秦秦王以為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

相如為上大夫 衛嗣君薨子懷君立嗣君好祭徵德

縣令有發樽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市間有客

過與汝金汝回遺之關市大恐之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
因愛重以獲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
曰以是相參也荀子論之曰成侯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
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
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二
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

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 秦穰侯復為丞相 楚欲
與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
子曰周不可圖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何不可
圖武公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
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報不足以動兵雖然攻之
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
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
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訕楚之名
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

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三十五年秦白起敗趙軍斬首二萬取代光狼城又使
司馬錯發隴西兵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楚獻漢北及上
庸地

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郢西陵 秦王使使者告
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滹池趙王欲毋行廉頗藺相如
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

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
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會于滹
池王與趙王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
如復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
以頸血賤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
皆靡王不憚為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
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為上卿位
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藺相
如素賤人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吾羞不忍為之下宣
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
病不欲爭列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耻
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執輿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
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為獨畏廉將
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
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
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
遂為刎頸之交 初燕人攻安平臨淄市採田單在安
平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傳車鞋及城潰入爭門而出皆
以軸折車敗為燕所禽獨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免遂奔
即墨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乃并右軍
前軍以圍莒左軍後軍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即
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

因共立以爲將以拒燕樂毅圍二邑甚年不尅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賊之使即舊業以鎮新民三年而猶未下或譏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尅七十餘城全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以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讓之曰先王舉國以禮賢者非貪土地以遺子孫也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爲無道乘孤國之亂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讎其有成功者尚欲與之同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吏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樂君若能齊與燕並爲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願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後獨百兩遣國相奉而致之樂毅立樂毅爲齊王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宜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

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王不善代之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城中燕人之田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起引還坐東鄉師事之卒曰臣欺君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刺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刺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東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執炬而奔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鑼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後爲齊田單兵百餘多乘勝燕日敗二走至

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焉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齊王以太史敫之女爲后生太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媼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趙王封樂毅於觀津尊寵之以警動於燕齊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指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鳩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登見主之不同量是以上計也離毀辱之誅誘賂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繫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間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卒於趙號曰望諸君田單相齊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出水不能行田單解其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於人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無人嚴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爲何如對曰王不如因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

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見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問大夫之相與語者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田單任貂勃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月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異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撫百姓外懷戎翟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王曰召相單而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之酒酒酣王曰召相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曰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安得此云國之言乎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始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

君者哉王不能守王之社稷燕人與師而襲齊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人禽其司馬而及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之時舍城陽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極道末閭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自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嬰兒之計不為此也王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其危矣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魯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即墨破三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柱骨成立田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黃立則仗鍤為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聘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潛城立於矢石之所援袍鼓之狄人乃下初齊湣王既滅宋欲去齊魯君子齊君齊魏魏昭王以為相與諸侯共伐破齊湣王死襄王

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之連和孟嘗君卒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絕嗣

三十七年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徙都於陳秦以郢置南郡封白起為武安君

三十八年秦武安君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魏昭王薨子安釐王立

三十九年秦武安君伐魏拔兩城 楚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江南十五邑 魏安釐王封其弟无忌為信陵君

四十年秦相國穰侯伐魏韓暴為救魏穰侯大破之斬首四萬暴為走開封魏納八城以和穰侯復伐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魏人割溫以和

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穰侯伐魏拔四城斬自四萬齊緡公薨子頃公繼立

四十二年趙人魏人伐韓華陽韓人告急于秦秦王弗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矣願公雖病為一伯之行陳筮如秦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請發兵矣乃與武安君及客卿胡陽救韓八日而至敗魏軍於華陽之下走芒卯齊三將

斬首十三萬武安君又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圖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壘欲壘者制地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魏王不聽卒以南陽為和是脩武韓釐王薨子桓惠王立韓魏既服於秦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者黃歇至聞之畏秦乘勝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王三世不吝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掠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齊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掠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保功守威繼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昔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三江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瑀於戲臺之下今主妬楚之不毀而志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夫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信韓魏之善王此正吳之信越也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涇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如此則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矣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而朝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

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
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止
武安君而謝韓魏使黃歇歸約親於楚

資治通鑑卷第四

資治通鑑卷第五

觀秦謀議矣穰侯秦穰侯魏襄王魏襄王馬光奉
勅編集

周紀五 起晉維亦當若盡崩
蒙大荒落凡十七年

報王下

四十二年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為質于秦 秦置
南陽郡 秦魏楚共伐燕 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四十四年趙蘭相如伐齊至平邑趙田部吏趙奢收租
稅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灑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
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趙奢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
君家而不奉公則灑刑灑刑則國弱國弱則頭戾加兵
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灑則上
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威豈輕於
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使治國賦國賦大
平民富而府庫實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曰
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隘難救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
隘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
之去邯鄲二千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
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
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
益增壘秦間入趙軍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

將大喜曰夫去國二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關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聞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而至去關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關與而還趙王封奢為馬服君與廉頗同位以許歷為國尉穰侯言客卿竄於秦王使伐齊取剛壽以廣其圍邑

初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為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范雎折脅斷脛伴死卷以箚置劍中使客醉者更溺之以懲後令無妄言者范雎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重賞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遂操范雎亡匿更名姓曰張祿秦識者王稽使於魏范雎夜見王稽稽着載與俱歸薦之於王王見之於離宮雎伴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官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恐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

然也臣竊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數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補於秦而死此臣之所大願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今者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王亦拜范雎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兔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滑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也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起兵而伐齊大破之齊幾於亡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

中國之軀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疆則附趙趙疆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為客卿與謀兵事

四十六年秦中更胡傷攻趙關與不拔

四十七年秦王用范雎之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

四十八年秦悼太子質於魏而卒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范雎日益親用事因承閒說王

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間秦有太

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

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

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

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

重決制於諸侯則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

攻取則利歸於陶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

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

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淳齒管齊射王股權王筋

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允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

而餓死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淳齒李允之類也且

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

授者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

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

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構為王恐萬世之

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

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以范雎為丞相封為應侯魏

王使須賈聘於秦應侯敝衣閒步而往見之須賈驚曰

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遂為須賈

而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怪其少不出

問於門下門下曰無范叔者吾相張君也須賈知見

欺乃膝行入謝罪應侯坐責讓之且曰爾所以得不死

者以綈袍戀德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請諸侯賓

客坐須賈於堂下置筮百其前而馬食之使歸告魏王

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須賈還以告魏齊魏

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 趙惠文王薨子孝成王丹立

以平原君為相

五十年秦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 臣光曰穰侯

授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為將南取郢郢東蜀地於

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彊大者穰侯之功也

雖其罪亦驕貪足以實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

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真欲得穰侯之處故益其罪而奪

之耳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真傾

危之士哉 秦王以子安國君為太子 秦伐趙取三

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

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

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

后太后盛氣而脅之入左師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

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怨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

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重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

恃新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其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者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以伐燕取中陽又伐韓取注人齊襄王薨子建立建年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

五十二年秦武安君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田單為

趙相

五十二年秦武安君伐韓取南陽攻太行道絕之 楚

頃襄王疾病黃歇言於應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是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黃歇與太子謀曰秦之留太子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三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為楚使者衛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乃自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王從之黃歇至楚三月秋楚頃襄王薨考烈王即位以黃歇為相封以淮北地號曰春申君

五十二年楚人納州于秦以平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者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樂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

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疆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為華陽君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為戾吏民皆益爵三級為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及賣主地而食之也

五十五年秦左庶長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王齕因伐趙趙軍戰數不勝云一裨將四尉趙王與樓昌虞卿謀樓昌請發重使為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內鄭朱矣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天下之貨戰勝者皆在秦矣夫鄭朱貴人也秦王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既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

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灑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垂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曰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即如有不稱要請無隨坐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為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王齕為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更易置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之食請粟于齊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云則齒寒今日云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

秦漏甕決雋益然且救趙高義也却秦師顯名也義救三國威却強秦宋穆為此而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宋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五十六年十月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齧攻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恐使蘇代厚幣說應侯曰武安君即圍邯鄲乎曰然蘇代曰趙三則秦秦王矣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邯鄲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上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趙王將使趙郝的事於秦割六縣盧嫺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主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盧嫺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

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趙王計未定樓緩至趙趙王與之計之樓緩曰虞卿得其二不得其二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虞卿聞之復見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其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購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王封虞卿以一城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諸大夫皆以為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承敵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已來戰未嘗屈今又屬其長將何敵之承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羞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來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鸞雀處屋宇每相哺啣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鸞突炎上棟宇將焚鸞雀顧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

同於鷲雀乎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初魏王聞子順賢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以爲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身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使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魏王郊迎以爲相子順改變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吏職秩者咸不悅乃造謠言文咨以告子順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賢庸知謗乎文咨曰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相魯人誦曰麇裘而帶投之無戾帶而麇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化既成民又誦曰裘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裘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不異乎聖賢矣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言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王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仕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與昔伊摯在夏呂望在

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傲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秦王欲爲應侯必報其仇聞魏齊在平原君所乃爲好言誘平原君至秦而執之遣使謂趙王曰不得齊晉吾不出王弟於關魏齊歸抵廬廬相印與魏齊借亡至魏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意難見之魏齊怒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秦乃歸平原君九月五大夫王陵將兵復伐趙武安君病不行五十七年正月王陵攻邯鄲少利益發卒佐陵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虛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欲辭疾不肯行乃以王嬖代王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

相與自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謂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且其士卒眾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賢子耳率數萬之眾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為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

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名為救趙實夾兩端又使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吾將使秦王耳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先生惡能使秦王耳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二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 燕武成王薨子孝王立 初魏公子无忌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

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
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
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
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
原君之夫人公子无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
於魏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
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縱公子
輕勝棄之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救晉
鄙令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
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闔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
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去行數里心不
快復還見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今公子
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如以肉投餓虎何功之有公子
再拜問計侯羸屏人曰吾聞晉鄙在王卧内而如
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為如姬報其父仇如姬欲
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晉鄙之
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
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晉鄙合
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
與俱晉鄙若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
與俱至鄴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
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

四十斤鐵椎投晉鄙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
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
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王齧久圍邯鄲不拔
諸侯來救戰數不利武安君聞之曰王不聽吾計今何
如矣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稱病篤不肯起
五十八年十月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丹十二月益
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病未行諸侯攻王齧數却使
者日至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出
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王與應侯羣臣謀曰白起之遷
意尚怏怏有餘言王乃使使者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
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魏公子无忌大破秦師於邯
鄲下王齧解邯鄲圍走鄭安平為趙所困將二萬人降
趙應侯由是得罪公子无忌既存趙遂不敢歸魏與賓
客留居趙使將將軍軍還魏趙王與平原君計以五城
封公子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
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
趙王與公子飲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趙
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聞
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欲見之兩
人不肯見公子乃聞步從之遊平原君聞而非之公子
曰吾聞平原君之賢故特魏而救趙今平原君所與遊
徒豪舉耳不求士也以无忌從此兩人遊尚恐其不我

欲也平原君乃以為羞乎為裝欲去平原君免冠謝乃止平原君欲封魯連使者三返終不肯受又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秦太子之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人不禮之異人以庶孽珠質於諸侯車東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異人說曰吾能大子之門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夫人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係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子居不甚見幸父質諸侯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為嗣矣異人曰然則奈何不韋曰能立通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遊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請得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華陽夫人之媵而以奇物獻於夫人因與異人之賢賓客偏天下常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婦說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今夫人愛子而無子不以其華時自結於諸子中賢者舉以為適即色衰

受死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為適夫人誠以此時拔之異子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為然承間言於太子曰子異人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因泣曰妾不幸無子願得子異人立以為嗣以託妾身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嗣因厚餽遺異人而請呂不韋傳之異人名譽盛於諸侯呂不韋要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孕期年而生子政異人遂以為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異人與呂不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脫亡赴秦軍遂得歸異人楚服而見華陽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

五十九年秦將軍摎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今無得通陽城秦王使將軍樛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崩

資治通鑑卷第五

資治通鑑卷第六

朝散大夫魏國公蔡澤

勅編集

秦紀一 起粟兆數詳盡昭陽

昭襄王

五十二年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應侯日以不
憚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其故王曰今武安君死而鄭安
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
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
侯曰蔡澤天下雄辯之士彼見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
應侯怒使人召之蔡澤見應侯禮文倍應侯不快因讓
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
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楚
之吳起趙之大夫種何足顧與應侯諒曰何為不可此
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盡也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
所恨蔡澤曰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名俱全者
上也名可濶而身死者次也名保辱而身全者下也夫
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
周公豈不亦忠且聖乎三子之可願孰與闕天周公哉
應侯曰善蔡澤曰然則君之王博厚蓄故不倍功臣孰
與孝公楚王越王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之功能孰與
三子曰不若蔡澤曰然則君身不退患恐其於三子矣

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
道也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覺計竊
為君危之應侯遂延以為上客因為於王王召見與語
大悅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免王新悅蔡澤計重遂以
為相國澤為相數月免 楚春申君以荀卿為蘭陵令
荀卿者趙人名況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
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
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
臣所聞古之道九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
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速士民不
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
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
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威忽悠閑莫知所從
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調哉荀卿曰不然臣
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
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急慢者也露袒者也君
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
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撻沸若赴水火入
焉焦沒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
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
目而覆會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
人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

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
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
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允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
圍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崩摧而退耳且夫暴
國之君將誰與至我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
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
黥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
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
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
者危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履秉鐵如
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
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
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
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印則下可
用也上不足印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
則弱是彊弱之常也好士者彊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彊
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彊政令不信者弱重用兵者彊
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彊權出二者弱是彊弱之常也
齊人隆夜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金無本賞矣
是事小敵義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
馬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
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

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冑帶劍
贏二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申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是其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
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
也慝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沮之以慶
賞贈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關無由也使
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為衆彊長久之道
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
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
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
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于賞賚利之
兵也傭徒者當易道也未有貴上安制暴節之理也諸
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延寡遠隆
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
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之猶以錘刀墮太山也故
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扼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
桀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
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延寡遠隆勢詐尚功
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俞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
耳夫是之謂益兵君子不由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
問為將荀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
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

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動舍收藏欲周以固徒舉進
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
選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
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
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
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馭不完可殺
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救百姓夫是之謂三
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
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
申之以敬慎終始始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
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敵勝息則吉怠
勝敵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
功如享敬謀無曠故事無曠故吏無曠故衆無曠故敵
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
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
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御死營百吏
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
上有功次之令不違而進猶令不進而退也其罪惟均
不殺老弱不撤未豫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
九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
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條刃者死辨命者責微子
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

異周人故近者誦謳而樂之遠者竭慶而趨之無幽閒
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
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
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
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善
曰善陳曩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
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
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
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
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燕孝王薨子喜立 周民東云
秦人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懸孤之張 楚人遷魯于
莒而取其地

五十三年穆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魏舉國聽令

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 楚遷于鉅陽

五十五年衛懷君朝于魏魏人執而殺之更立其弟是
爲元君元君魏婿也

五十六年秋王薨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爲唐太后以子

楚爲太子趙人奉子楚妻子歸之韓王衰經入乎祠燕

王喜使栗腹約散於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反而言於

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

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

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王怒群臣皆以為可入發二千
乘粟腹將而攻鄒卿秦攻代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以
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
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職之將渠泣
曰臣非自為為王也燕師至宋子趙廉頗為將逆擊之
敗粟腹於鄒敗卿秦樂乘於代追北五百餘里遂圍燕
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燕王以將渠為相而
處和趙師乃解去趙平原君卒

秦孝文王

元年冬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
尊華陽夫人為華陽太后夏姬為夏太后 燕將攻齊
聊城拔之或著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
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
為陳利害曰為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
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
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
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我自刃遂自殺
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
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誅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
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
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非
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

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也

秦莊襄王

元年呂不韋為相國 東周君為諸侯謀伐秦王使相
國帥師討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既不祀周比十
九有七邑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 以河南
洛陽十萬戶封相國不韋為文信侯 蒙驁伐韓取成
皐滎陽初置三川郡 楚滅魯遷魯頃公於卞為家人
二年日有食之 蒙驁伐趙定太原取榆次狼孟等三
十七城 楚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於齊其事
急請以為郡而封於江東楚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
墟以為都邑官室極盛
三年王薨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 蒙驁帥
師伐魏取高都汲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
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讓誠門下曰有敢為魏使
通者死賓客莫敢諫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
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
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
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
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接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
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
蒙驁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安陵人縮高
之子仕於秦秦使之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

陵君曰君其道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執節尉
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之
使吏導使者至縮高之所使者致信陵君之命縮高曰
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
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再拜辭
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
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又我社稷
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
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
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
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王子不得與焉今縮
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
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
曰信陵君爲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
己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
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
君曰无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請再拜辭罪王
使人行萬金於魏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
曰公子云在外十年矣今復爲將諸侯皆屬天下按聞
信陵君而不聞魏王矣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爲魏
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乃使人代信陵君將
兵信陵君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

娛凡四歲而卒韓王往弔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
必辭之以禮鄰國君弔君爲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
所受韓君也其子辭之 五月丙午王覺太子政立生
十三年矣國事皆委於文信侯號稱仲父 晉陽反

秦始皇帝上

元年蒙驁擊定之 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
鄭國爲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中
作而覺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
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爲之汪填閼之水溉烏鹵
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關中由是益富饒

二年庶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趙以廉頗爲假相國伐
魏取繁陽趙孝成王覺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乘代
廉頗廉頗怒攻武襄君武襄君走廉頗出奔魏久之魏
不能信用趙師數困於秦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
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
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
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
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人陰
使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於壽

春

三年大饑 蒙驁伐韓取十二城 趙王以李牧爲將
伐燕取武遂方城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

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
 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閒謀為約曰匈奴即入
 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
 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
 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之李牧如故王怒使佗人代之
 歲餘屢出戰不利多失亡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李
 牧杜門稱病不出王彊起之李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
 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
 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
 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四百金之士五萬人毅者
 十萬人悉勦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
 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
 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破櫜橈破
 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先是時天
 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戎狄秦自隴以西有絲諸
 緄戎翟籛之戎岐梁涇漆之比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
 之戎而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
 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
 一其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惠王遂
 按義渠二十五城昭王之時宣太后誘義渠王殺諸甘
 泉遂發兵伐義渠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
 拒胡趙武靈王比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

至高關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為齊
 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
 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以距
 胡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
 四年春蒙驁伐魏取囑有說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
 趙趙太子出歸國 七月蝗疫令百姓納粟千石拜爵
 一級 魏安釐王薨子景湣王立
 五年蒙驁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雞丘山陽等二十城
 初置東郡 初劇辛在趙與龐煖善已而仕燕燕王見
 趙數困於秦廉頗去而龐煖為將欲因其蔽而攻之問
 於劇辛對曰龐煖易與且燕王使劇辛將而伐趙趙龐
 煖禦之殺劇辛取燕師二萬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
 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
 事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楚王以咎
 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陳觀津人宋英謂春申君曰人
 皆以楚為彊君用之而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秦善楚
 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崑崙之塞而攻楚不便假
 道於兩周皆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曰吾王不
 能愛許駢陵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
 觀者見秦楚之日闕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春
 中君就封於吳行相事 秦按魏朝歌及衛濮陽衛元
 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伐魏取汲 夏太后薨 蒙驩卒

八年魏與趙鄴 韓桓惠王薨子安立

九年伐魏取垣蒲 夏四月寒民有凍死者 王宿雍

己酉王冠帶劍 楊端和伐魏取衍氏 初王即位年

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禍

及己乃詐以舍人嫪毐為宦者進於太后太后幸之生

二子封毐為長信侯以太原為毐國政事皆決於毐客

求為毐舍人者其衆王左右有與毐爭言者告毐實非

宦者王下吏治毐毒懼矯王御璽發兵欲攻斬年宮為

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咸陽斬首數

百毐敗走獲之秋九月夷毐三族黨與皆車裂滅宗舍

人罪輕者徙蜀凡四千餘家遷太后於雍負陽宮殺其

二子下令曰改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斷其四支積

之闕下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上謂諫王使謂之

曰若不見乎積闕下者邪對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今

死者二十七人臣之來固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者也

使者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而逃王

王大怒曰是人也故來犯吾趣召鑪烹之是安得積闕

下哉王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徐行至

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

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

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

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 今天下聞之盡

瓦解無襦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

質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事乃爵之

上鄉王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歸於咸陽復為母子如

初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其衆

進之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妹欲進諸楚王聞其不宜

子恐久無寵乃求為春申君舍人已而謂歸故失期而

還春申君問之李園曰齊王使人求臣之妹與其使者

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曰未也春申君遂納之既

而有娠李園使其妹說春申君曰楚王貴幸君雖兄弟

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

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乎非

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

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

進妾於王王必幸之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

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大然之

乃出李園妹謹會而言諸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

為太子李園妹為王右李園亦貴用事而恐春申君泄

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

楚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禍亦有無望之

禍今君處無望之世事無望之王安可以無無望之人

平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禍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其實王也王今病且暮覺薨而君相幼主因而當國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此所謂無望之福也何謂無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王薨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威口此所謂無望之禍也何謂無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王薨李園先入臣為君殺之此所謂無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懼而亡去後十七日楚王薨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死士俠刺之投其首於棘門之外於是使吏盡捕誅春申君之家太子立是為幽王楊子法言曰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平曰上失其政委臣竊國命何其益乎 王以文信侯奉先王功大不忍誅

十年冬十月文信侯免相出就國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多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玉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疆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夫色樂珠玉不產於秦而

王服御者眾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臣聞大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贖盜糧者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驪邑而還王卒用李斯之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

十一年趙人伐燕取狸陽兵未罷將軍王翦桓齮揚端和伐趙攻郭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檉陽桓齮取郭安陽趙悼襄王薨子幽繆王遷立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嫪毐而立之遷素以無行聞於國 文信侯就國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之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蜀文信侯自知稍侵恐誅

十二年文信侯飲酖死竊葬其舍人臨者皆逐遷之且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揚子法言曰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權乎穿窬

也者吾見權石矣未見雄陽也 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 發四郡兵助魏伐楚

十三年桓齮伐趙敗趙將扈鞅於平陽斬首十萬扈鞅 轍趙王以李牧為大將軍復戰於宜安肥下秦師敗績 桓齮歸還趙封李牧為武安君

十四年桓齮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 韓王納地効璽 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

法術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於是 韓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 實之下竟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

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性者得失 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六篇十餘萬 言王聞其賢欲見之非為韓使於秦因上書說王曰今

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 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 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

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 戒為王謀不忠者也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 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

也今王不用父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法誅之 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令早自殺韓非 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赦之非已死矣揚子法言曰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 曰說難蓋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 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 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非憂說之不入非邪曰 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 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秦畫 謀而冀欲覆其不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烏 足懲哉

十五年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狼 孟番吾遇李牧而還 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 善王即位丹為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三歸

十六年韓獻南陽地九月發卒受地於韓 魏人獻 地代地震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陸臺至瑯琊大半墜 地圻東西百三十步

十七年內史騰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 華陽太后薨 趙大饑 衛元君薨子角立

十八年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端和將河內兵共伐 趙趙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巨驍開金 使毀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葱及將將頡救代 之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

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趙頡聚亡遂克邯鄲

虜趙王遷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仇然者皆殺之還從
 太原上郡歸 太后薨 王翦屯中山以臨燕趙公子
 嘉帥其宗族百人奔代自立為代王趙之三大夫稍稍
 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 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三
 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魏景湑王薨子假立 燕
 太子丹怨王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鞠武請西約三晉
 南連齊楚北躡匈奴以圖秦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
 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頃之將軍樊於期得罪亡
 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
 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
 餓虎之蹊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太子曰樊將
 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更慮
 之鞠武曰夫行危以求安造禍以為福計淺而怨深乃
 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所謂資怨而助禍
 矣太子不聽太子聞衛人荆軻之賢卑辭厚禮而請見
 之謂軻曰今秦已虜韓王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趙不
 能支秦則禍必至於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
 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
 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苦曹沫之與齊桓
 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
 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
 唯荆卿留意焉荆軻許之於是舍荆卿於上舍太子曰

造門下所以奉養荆軻無所不至及王期滅趙太子聞
 之懼欲遣荆軻行荆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
 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秦獻秦王秦王必說
 見臣臣乃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
 也荆軻乃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
 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
 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
 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持其脅
 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
 日夜切齒腐心也遂自刎太子聞之奔往伏哭然已無
 奈何遂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
 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遺荆軻
 以燕勇士秦舞陽為之副使人秦

資治通鑑卷第六

資治通鑑卷第七

朝散大夫議議奉直學士魏徵撰魏徵傳光奉

勃編集

秦紀二起開建國元盛文

始皇帝下

二十年荆軻至咸陽因王寵臣蒙嘉單辭以求見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荆軻奉圖以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搃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荆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劔負劔王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匕首擲王中銅柱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荆軻以徇王於是大怒益發兵詣趙就王翦以伐燕與燕師代師戰於易水之西大破之

二十一年冬十月王翦拔薊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東保遼東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遺燕王書令殺太子丹以獻丹匿行水中燕王使使斬丹欲以獻王王復進兵攻之王賁伐楚取十餘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王翦因謝病

歸頰陽

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雖然臣受地於魏之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王義而許之李信攻平輿蒙恬攻復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李信奔還王聞之大怒自至頰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將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王翦請美田宅甚眾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負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以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王恨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願令王坐而疑我矣二十三年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數挑戰終不出王翦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王

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蕲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畧定城邑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 臣光曰

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

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

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

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

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

火觸之者碎犯之者隳雖有疆暴之國尚何足畏哉

丹釋此不為顧以萬衆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

謀功墮身侈社稷為墟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

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

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

荆軻懷其養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疆燕

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楊子論之以要離為蝨螫之靡

聶政為壯士之靡荆軻為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

又曰荆軻君子盜諸善哉

王賁攻代虜代王嘉 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

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誦 初齊君王后賢事秦謹

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

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

戒王建曰群臣之可用者其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

王取筆讀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后勝

相齊多受秦間金賓客人秦秦文多與金客皆為反間

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

五國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

耶為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

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曰

齊地方四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

在阿諛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

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鄒野大夫不欲為秦

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

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

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粹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秦

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秦之共

處之松柏之間斂而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

聽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柏即柏即住建共者客

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臣光曰從衡之說 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

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

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國家也曷使六國能以信

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下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情哉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今為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死而行為謚則是子讓父臣讓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妻之始皇采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旆如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亂不休以有戾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

各千石置官廷中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復道周闕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曰極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治馳道於天下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於是召集魯儒生七十人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或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因藉藉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遊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禱於梁父其禮頗衆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禪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於是始皇遊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

始皇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德明得意初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僂道形解銷化之術燕齊迂怪之士皆爭傳習之自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舡去嘗有至者

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之請得齊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舡交海中皆以風

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遷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
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衝
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博士曰
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始皇大怒使刑
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遂自南郡由武關歸
初韓人張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散千金
之產欲為韓報仇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張良令力士操
鐵椎狙擊始皇轎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
十日始皇遂登之果刻石旋之琅邪道上黨又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
壞城郭决通堤坊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入海
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將軍蒙恬發
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發諸嘗適二人齋竇賈人為兵夏取南越陸
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
越雜處 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
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
渡河據陽山遠道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蒙恬常居上
郡統治之威振匈奴
三十四年謫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築長城及處

商越地 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
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
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詐出則巷
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
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使臣請史官非秦記
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
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
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黔首為城旦所不去者
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
主其危哉子魚曰五為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
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慮矣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埋合于
八百里數年不就 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
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
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
馳為闕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樓
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闕道絕漢抵營室
也隱宮徙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
殿北山石椁寫蜀荆地村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
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

家驩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廬生說始皇曰方
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其人至願上所居
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曰吾寡真
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
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惟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
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與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
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復車騎
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旁者盡殺
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
侯生廬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三夫始皇聞之大怒曰廬
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誅謗我請生在咸陽者吾使
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
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餘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仇之
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誦徙邊始皇長子扶蘇
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
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三十六年有隕石子東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
始皇使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燔其石

遷河北榆中三萬家賜爵一級

三十七年冬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
去疾守始皇三十餘子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十
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藉柯瀆

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
陘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頌德還過吳從
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之杲見巨魚射殺之遂並海
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
甚乃令中軍府令行符璽事趙高爲善賜扶蘇曰與喪
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秋七月丙寅
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
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故幸宦者
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奏事
獨胡亥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
信任之蒙恬任在外將蒙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爲忠信
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趙高者生而隴宮始皇聞其
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
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應死始皇
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既得幸於胡亥又知
蒙氏乃說胡亥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爲太
子胡亥然其計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乃見
丞相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
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二國之言此非
入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謀慮功高而怨長子信
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則長子即
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逼侯之印歸鄉里明

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安之丞相斯以為然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關地立功士卒多耗反數上書直言誅謗日夜怨望不得罷歸為太子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扶蘇發書身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誅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更置李斯令人為護軍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會蒙毅為始皇出禱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舉賢立太子矣而殺諫以為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逐從井陘抵九原會暑輿重泉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龍衣位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銅三泉奇器珍怪徒載滿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盡閉之墓中二世欲誅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嬰諫曰趙王遷殺李牧而用顏聚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卒皆亡國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陛下欲一旦棄去之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

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關士之意離也二世弗聽遂殺蒙毅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二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揚子法言曰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案可為也曰檀山堙谷起臨洗擊塗水力不足而免有餘忠不足相也 臣光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恬不仁不知矣然恬明於為人臣之義雖無望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

二世皇帝上

元年冬十月戊寅大赦 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還 夏四月二世至咸陽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轉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亂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誅誅滅大臣及宗室

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君臣莫不被潤澤愛履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於是公子十二人慘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死於社財物入於縣官相連逮者不可勝數公子將閻昆第二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更致法焉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贊也厥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吾無罪昆第二人皆流涕投劍自殺宗室振恐公子高欲姦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夜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子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憂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爲也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漕粟衛臺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秋七月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蕪

是時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爲屯長會夫大兩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而攻蕪斬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尉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陳勝乃入據陳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里吏嘗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管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謝之陳涉既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陳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傑父老請立涉爲楚王涉以問張耳陳餘耳餘對曰秦爲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謀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立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

獨王陳恐天下懈也陳涉不聽遂自立為王號張楚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謂者使從東方來以及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上悅陳王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奇兵北更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騭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子卒三千人徇趙陳王又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為嬰至東城立義壇為楚王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陳王誅殺高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陳王聞周文陳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度河至諸縣說其豪傑豪傑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檄說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而右畧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畧地博徵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檄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齊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即燕趙城可毋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

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陳王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諫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主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咸陽為二世乃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却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赦天下使章却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張耳陳餘至邯鄲聞周章却又聞諸將為陳王殉地還者多以讒毀得罪誅乃說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騭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擊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趙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夏章李良畧常山張廣夏章黨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狄人田儉

起兵於齊劉邦字季爲人隆准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爲泗上亭長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貌奇之以女妻之既而季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忽不見劉季匿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等爲收沛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教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會稽守越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

使項梁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三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項史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冒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謝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田儋者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弑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請戾皆及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兵東更定齊地韓廣將兵比徇燕燕地豪傑欲共立廣爲燕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趙王與張耳陳餘比畧地燕界趙王問出爲將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勵養卒走燕壁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筆上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願其

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
 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
 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殺之此兩人
 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
 青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周市自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竊陵君咎為王咎
 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市為魏王市
 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
 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周市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友
 陳王乃遣之立咎為魏王市為魏相 是歲二世廢衛
 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資治通鑑卷第七

資治通鑑卷第八

魏李暹等種蠶桑蠶絲織布置農桑司馬光奉

勅編集

秦紀三 起明陽大荒若盡
一開建敷辨凡二在

二世皇帝下

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沛公出與戰
 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兵
 敗於薛走至厭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周章出關止屯
 曹陽二月餘章却追敗之復走灑池十餘日章却擊大
 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 吳叔圍蒙陽李由為三川
 守守蒙陽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
 已破矣秦兵且暮至我圍蒙陽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
 敗不如少遺兵守蒙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
 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命以誅吳叔獻其
 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
 乃使諸將李歸等守蒙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
 與戰田臧死軍破章却進兵擊李歸等蒙陽下破之李
 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郊章却別將擊破之鉅人
 伍逢將兵居許章却擊破之兩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
 說 二世數誦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益如此李斯
 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
 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

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佗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
身勞於天下之民若竟焉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
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
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
足貴哉故明王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
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舉然行恣睢之
心而莫知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廢之敢圍
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衆者
爲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
懼思亂趙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畧
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爲二世書以
招良良得書未信還之却酈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
出飲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
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勦其從官從官有一人
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
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
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却酈却酈不知
竟殺趙王邵廢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二人
獨得脫陳人秦嘉存離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
於郟陳王聞之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郟下軍秦嘉不
受命自立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
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二世益

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却擊盜章却已破伍逢擊陳
柱圍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臨戰張賀
死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陳王以
降初陳涉既爲王其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陳
王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曰怙亂恃號而傲
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爲顧客出入
愈益發奇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顯妄言
輕威陳王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
王以宋防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群臣請將徇地至
令之不是者輒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非
下吏輒自治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
王故消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
賈復以陳爲楚葬陳王於碭謚曰隱王初陳王令鉅人
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
復爲秦宋留以軍降二世車裂留以徇魏周市將兵
畧地豐沛使人招雍齒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即以豐沛
魏沛公攻之不克趙張耳陳餘收其散兵得數萬人
擊李良良敗走歸章却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罷放而欲
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來得趙歇春
正月耳餘立歇爲趙王居信都東陽君秦嘉聞陳
王軍敗頓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
下使公孫慶使齊欲與之并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

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儻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微兵復聚與番盜黥布相遇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爲楚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坐法黥以刑徒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廼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爲群盜番陽令吳芮其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乃以女妻之使其將其兵擊秦 楚王景駒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佗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沛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已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卮拔之還擊豐不下 廣陵人召平爲陳王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走章邯且至廼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報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

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功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乃以其兵屬梁英布既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度淮布與蒲將軍皆以其兵屬焉項梁衆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沛公從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犇魏項梁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秦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爲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

也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章卽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僭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章卽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於臨濟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答爲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齊田榮收其兄僮餘兵東走東阿章卽追圍之齊人聞齊王僮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爲王田角爲相角弟間爲將以距諸侯秋七月大霖兩武信君引兵攻亢父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卽軍東阿下章卽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屠之楚軍濰陽東復與章卽戰又破之章卽復振守濰陽環水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田角亡走趙田間前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僮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章卽兵益盛項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卽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間乃出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肯出兵卽中令趙高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

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王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繒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處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聞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問語君於是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聞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榜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索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昔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

羣臣卒弑簡公而取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令高有邪
 佚之志危反之行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又貪
 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其欲無窮劫陛下之威信
 其志若韓琦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為變也
 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
 心繁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
 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
 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二世雅愛信
 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慮者獨高高
 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是時盜賊益多而關中卒
 發東擊盜者無已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
 劫進諫曰關東群盜並起秦發兵追擊所殺云甚衆然
 猶不止盜多皆以戌漕轉作車苦稅賦大也請且止阿
 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戌轉二世曰九所為貴有天下者
 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
 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勵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
 法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復四夷以安邊
 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
 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
 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
 劫吏案責花界去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
 高治之青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

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認服斯所以不死者自有其辭
 有功實無反心欲上書自陳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獄
 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連秦地之隴陘
 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臣賞之金玉使
 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關士尊功臣故終以骨
 韓弱魏破燕趙東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
 又北逐胡貉南定北越以見秦之強更刻畫平斗斛度
 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
 又矣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
 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畫詐
 為御史謁者侍中吏徒置訊斯斯更以其實對獄使人
 得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更言辭服
 奏嘗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
 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
 吏高皆為反辭以相傳會遂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
 市斯出獄與其子俱執願謂其中子曰吾父與若復
 索責大俱出上蔡東門遂校免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
 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
 項梁已破章却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
 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
 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本少惰
 矣秦兵日益巨為君長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秦齊

道遇亦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
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死疾行則及禍二卅悉
起兵益章即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時連兩自七
月至九月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去攻陳留聞武信君
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
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魏豹
下魏二十餘城楚懷王立豹為魏王 後九月楚懷王
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武安侯將
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
呂青為令尹 章即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
度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
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
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即軍鉅鹿南棘原趙數
請救於秦高陵君願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
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
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
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魏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
卿子冠軍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
是時秦兵糧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
秦之殺項梁奪項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請老將皆曰
項羽為人慷慨猜賊身及秦城舉城無遺類皆仇之諸
所過無不殘殺且秦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

遣將拔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公兄苦其主父矣今請
得長者往無侵暴且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
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畧地收陳王
項梁散卒以伐秦沛公道碭至陽城與杠里攻秦登城
其二軍

三年冬十月廢將田都畔田榮助楚救趙 沛公攻破
東郡封於咸武 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
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
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豈今
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
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關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
坐運籌策矣宋義因下令軍中曰有猛如虎狼如羊貪
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
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勦力
而攻秦又留不行今虛饑民貧士卒食半救軍無見糧
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
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嬰趙與秦彊
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席境內而專屬於
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拘其私非社
稷之臣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
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蘇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
之當是時諸將皆聞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

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
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羽
為下將軍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陽剛武侯奮其軍
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軍故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
故齊王建孫安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章邯悉用道屬
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
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度兵少不敢秦不敢前數
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屬陳澤往護陳餘曰始吾與
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
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
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
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
餓虎何益張屬陳澤要以俱死乃使屬澤將五千人先
嘗秦軍至皆沒當其時韓師無師皆來救趙張敖亦北
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歸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
子冠軍威震秦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
救鉅鹿戰少利絕章即甬道王離軍之食陳餘復請兵
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破釜燒燒屋三日糧
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
九戰大破之章即引兵却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破
解角屬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軍冠諸侯軍
救鉅鹿者十餘皆竟敗縱兵又秦擊秦諸侯將皆從壁

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
人為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棘
門無不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下將
軍諸侯皆屬焉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
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又問秦黨
陳澤所在疑陳餘殺之數以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
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印哉乃脫解印綬推子張耳
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巨關大險
不取反受其害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
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
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趙
王歇還信都 春二月沛公兵擊昌邑遇彭越以其兵
從沛公破昌邑人常魚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
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
曰臣不願也諸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
者斬旦日日出中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
諸君強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
人令校長斬之皆是曰回至且請後不敢於是越引一
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皆拜皆為長也乃各他取
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昌邑未下沛公引
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自落魂為里監門沛公
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

者數十人吾問其將皆握轡好奇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鄆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鄆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鄆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鄆生鄆生至入謁沛公方偃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鄆生鄆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誅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又安敢誅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鄆生曰必殺徒合義兵謀無道秦不宜僂見長者於是沛公輒洗起裋衣延鄆生上坐謝之鄆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鄆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鄆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鄆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鄆食其為廣野君鄆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勸沛公沛公以為將將陳留兵以從鄆生常為說客使諸侯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蔡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

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畧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度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轅轅梁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六月與南陽守龔戰擊破之畧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高聚距險今不下宛死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上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死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死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歸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聽襄侯王陵降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偕攻折郟皆降所過亡得鹵掠秦民皆喜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

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功不能勝不免於死
 願將軍執計之陳餘亦遺章即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
 鄢郢北攻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
 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
 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
 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
 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
 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
 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
 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
 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
 孰與身伏斧鑕妻子為戮乎章即狐疑陰使候始成使
 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
 津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汜水大
 破之章即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
 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涇水南殺虜上已盟
 章即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即為雍王
 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 殺丘
 申陽下河南引兵從項羽 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
 恐羣臣不聽乃先設戲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
 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
 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

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也及項羽
 屠王離等而章却等軍數敗上書請益助自關以東大
 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舉其眾西鄉八月沛公將
 數萬人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
 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
 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水沈四白
 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
 樂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吾欲易
 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戴其言乃使郎中令
 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兵追劫樂毋置高舍
 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閉門衛令僕射曰賊
 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盧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
 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官者郎官者大驚或走或
 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
 韓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
 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
 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
 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
 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
 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
 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
 誅足下足下下雖多言臣不敢報慶其兵進二世自殺閻

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便乃立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社南宜春苑中九月趙高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伴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椽高家以徇遺將將兵距燒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觸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郿食其陸賈往說秦將福以利秦將果欲還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平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燒關踰黃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資治通鑑卷第八

資治通鑑卷第九

漢紀一 光緒二年 抄編集

漢紀一 光緒二年

太祖高皇帝上之上 帝姓闕氏諱邦字季沛豐

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

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軼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

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

吏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

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

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

攻守之勢異也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

物之府分之黃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

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慶沛公見秦

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

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

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

不聽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

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

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

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

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東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之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主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輿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却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如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誅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却不能諸侯傷吾屬而秦吏盡誅吾父母妻子奈何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却長史欣都尉霸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院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闊項羽號章却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微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關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

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嘗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諸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勳力而攻秦

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項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遂入披帷立頭目視項羽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羽拔劍而臨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叅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一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彘肩樊噲履其盾於地加彘肩其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羽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

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如今人方為刀俎我方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鴻門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樊噲夏彘嬰斬彘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間行趣霸上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玉斗與亞父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隻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隻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羽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傭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羽聞之烹韓生項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難於野

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章却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櫛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彞者本勸章却降楚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櫛陽立驕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項羽欲自取梁地乃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滎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印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印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徙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番君吳芮率百越佐請侯又徙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祁義帝柱國共敖將軍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徙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都即墨齊將田都徙楚救趙

因徙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數負項梁又不肯從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徙入關亦不封客多說項羽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為王餘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聞其在南皮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誦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塞與諸侯之墓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送至褒中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以田都為齊王大怒五月榮發兵距擊田都都二走其榮留齊王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羽竊云之國榮怒六月追擊殺市於即墨自立為齊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濟北秋七月越擊殺濟北王

安荼遂并王三齊之地又使越擊楚項王命蕭公角將
兵擊越越大破楚軍張耳之國陳餘益怒曰張耳與
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受此項羽不平乃陰使張同
夏說說齊王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
徙故王於醜地今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
起兵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擊常山復趙王請以趙
爲扞蔽齊王許之遣兵從陳餘項王以張良從漢王
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穰侯
已又殺之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
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信釣於城
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
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
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劔中
情怯耳因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
是信執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法及
項梁渡淮信杖劔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
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
三楚歸漢未知名爲連敖坐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
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
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
於王王拜以爲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
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謔思東歸多道

云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云去何聞信云
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云王大怒如失
左右手居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云
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云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
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
信詠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
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
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
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信用信終云耳王
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
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
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
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
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
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放棄寡人計策信辭
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
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
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
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嗜噉叱咤千人皆廢然不
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
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
印刵激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

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王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三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卻欣擊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脫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留蕭何收巴蜀糧給軍糧食八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雍王章却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又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丘而遣諸將畧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為渭南河上上郡 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后項王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

老妻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母以老妻故持二心妻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 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燕王廣不肯之遼東臧荼擊殺之并其地是歲以內史沛周苛為御史大夫 項王使趣義帝行其羣臣左右稍稍叛之 二年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衡山臨江王擊義帝殺之江中 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兵共襲常山常山王張耳敗走漢謁漢王於廢丘漢王厚遇之陳餘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為成信侯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漢王如陝鎮撫關外父老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 漢王以韓襄王孫信為韓太尉將兵畧韓地信急擊韓王昌於陽城昌降十一月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 漢王還都櫟陽 諸將技龍西 春正月項王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項王復立田假為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 漢將拔北地虜雍王弟

平 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
虜殷王卬置河內郡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
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乎曰
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叛秦平事魏
王咎於臨濟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譏之平去後
事項羽賜爵為卿殷王反楚項羽使平擊降之還拜為
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
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歸項王而挺身間行
杖劍云渡河歸漢王於脩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
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
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
尉使印劍拜平為都尉將盡護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二
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
愈益幸平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
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
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
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
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
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
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
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
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使者至趙

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
持其頭遺陳餘餘乃遣兵助漢 田榮茅橫收散卒得
數萬人起城陽夏四月立榮子廣為齊王以拒楚項王
因留連戰未能下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
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
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
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真魏後乃拜彭越為
魏相國擅將其兵畧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
美人日買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
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
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
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為
楚所擠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
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窺真晝晦逢迎
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
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取漢王家室皆亡不與漢王相
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
推墮二子車下滕公為太僕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
今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故徐行漢王怒欲斬之者
十餘滕公卒保護脫二子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
漢王不相遇反遇楚軍楚軍與歸項王常置軍中為策
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

稍稍以其士卒諸侯皆背漢復與楚塞王欣翟王翳二
 降楚 田橫進攻田假假走楚楚殺之橫遂復定三齊
 之地 漢王問群臣曰吾欲指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
 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
 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
 事當一面即欲指之指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初項王
 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軍數千人
 行漢之破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數
 使使者謂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
 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之
 擊漢王自下邑徙軍碭遂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
 足與計天下事謂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
 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
 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
 五月漢王至碭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
 傅者悉詣碭陽漢軍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
 與漢戰碭陽南京索間楚騎來救漢王擇軍中可為騎
 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漢王欲拜之必
 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
 乃拜灌嬰為中大夫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騎兵
 擊楚騎於碭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碭陽而西漢
 王軍碭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 周勃灌嬰等

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
 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
 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
 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
 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
 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
 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
 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護平曰先生事魏不中
 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故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
 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
 愛非諸項郎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聞漢王能用
 人故歸大王臣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
 可采乎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輪官得
 其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蓋護諸將諸將
 乃不敢復言 魏王豹歸視親疾至則絕河津反為
 楚六月漢王還濼陽 壬午立子盈為太子赦罪人
 漢兵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即自殺盡定雍地以為中
 地北地隴西郡 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
 食蜀漢初秦之亡也豪桀爭取金玉宣曲任氏獨窘倉
 粟及楚漢相距碭陽氏不得耕種而豪桀金玉盡歸任
 氏任氏以此起富者數世 秋八月漢王如碭陽命蕭
 何守關中侍太子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

車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

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漢王使酈食其往說

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

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為左丞

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

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

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去卒將誰也

曰項佗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

無用周叔為大將乎酈生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

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

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

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悉定魏地置河東上

黨太原郡漢之敗於彭城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

死即皆漢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

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

東北擊趙代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其說於閼與信之下

魏破代漢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資治通鑑卷第九

資治通鑑卷第十

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去卒將誰也曰項佗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酈生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漢之敗於彭城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即皆漢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其說於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去卒將誰也曰項佗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酈生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漢之敗於彭城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即皆漢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其說於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漢紀二 漢紀卷之二 光奉 羽編集

太祖高皇帝上之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

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

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

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廢師不宿飽今井陘之

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

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

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闖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

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

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

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

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

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

一赤幟從間道躡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

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傅餐曰

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伴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

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

阻險而還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

笑平且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廣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諸將劫首虜軍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卿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云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今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屬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

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禴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技情見勢屈曠日持久糧食單竭燕既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張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 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 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也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切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

爲諸侯北鄰而臣事之者必以楚爲疆可以托國也項
王伐齊身負版築爲士卒先大王宜悉九江之衆身自
將之爲楚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
人者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
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衆
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
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
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疆天
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
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壘壘分守守樹
衆塞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漢
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功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
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
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
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
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
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
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九江必大王有也
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上
九江舍傳舍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
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
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

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
聲龍且攻九江數月龍且破九江軍布欲引兵走漢恐
楚兵殺之乃間行與何俱歸漢十二月九江王至漢漢
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
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
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
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九江王兵與
俱屯成臯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之食漢王與酈食
其謀燒楚糧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祀武王伐紂
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
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
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
下南鄉稱霸楚必效任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
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
前客有爲我計燒楚糧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
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
臣請惜前箸爲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
制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
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
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
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爲軒
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

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爲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故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統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荀悅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貴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樹黨羣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楚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承敵之弊其勢然也

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于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疆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太牢具舉進見楚

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縱公守滎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周苛被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是月彭越度睢與項擊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乃使終公守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臯

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并殺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北渡河宿小脩武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徇行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臨江王敖薨子射嗣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鄉軍小脩武欲復與楚戰即中鄭忠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縮將卒二萬人騎數百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焚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彭越攻徇梁地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九月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外黃睢陽等城皆下之漢王欲指成臯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教倉天下轉輸又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教倉乃

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
 揚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
 立楚漢又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天
 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
 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
 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
 復謀取敖倉食其又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
 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於楚人多變詐足下雖
 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
 為漢而耨東藩上曰善乃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
 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天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曰先
 生何以言之曰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
 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
 義帝之廟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
 得賂即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秦英賢才皆樂為之
 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實於人之功無所記於
 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
 項氏莫得用事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
 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
 涉西河破北魏出井陘誅成安君此非人之力也天之
 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
 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

王齊國可得而保也不然危亡可立而恃也先是齊聞
 韓信且東兵種華無傷由解將軍兵屯歷下以距漢及
 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與酈生曰
 縱酒為樂韓信引兵東未度平虛聞酈食其已說下齊
 欲止辯士謝微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
 下齊豈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
 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眾歲餘乃
 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
 信然之遂渡河

四年冬十月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
 為實己乃烹之引兵東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田橫走
 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 楚大司
 馬谷守成臯漢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谷怒
 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夫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
 貨財谷及同馬飲皆自到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
 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成臯破
 乃引兵逐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
 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
 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
 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吾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
 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
 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

耳項王從之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
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
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項王三令壯士
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
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
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問
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
武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羽負約
王我於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還報而
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
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
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徒逐故主罪七出逐善帝彭越自
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使人陰殺義帝
江南罪九爲政不平王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道無道
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
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乃捫
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劍卧張良囑請漢王起行勞軍
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逐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
韓信已定臨淄遼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干
萬以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客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關
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敵不如深壁
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及漢

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地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
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吾食
於漂母無貧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
也且夫數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
可得也十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韓信夜令人爲
萬餘囊滿濕沙壘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洋不勝還
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夾壘囊水
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
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漢將灌嬰追
得齊守相田光進至博陽田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
還擊東原廣橫軍於瀛下田橫二走梁彭越舉進擊
齊將田吸於千乘曹參擊田既於膠東甘敖之盡定齊
地立張耳爲趙王漢王疾愈西入關至櫟陽故
塞王欣頭櫟陽而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韓信使人
言漢王曰齊傷許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諸爲假王
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君來佐
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臨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
方不利寧能善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
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
爲真王耳何以假爲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爲齊
王撤其兵擊楚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涉
往說韓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

破計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堂榭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後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必終為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直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徹曰天下初發難也憂在王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越韓彭逐北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此所謂智

勇俱困者也百姓罷極無所歸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王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聚據疆域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望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執事不聽制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秦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蒯生曰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舉張敖陳澤之事常山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敖陳澤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存云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云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踐也此二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履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

下欲持是安歸乎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
數日蒯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
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
害也審量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取
行者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
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
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徹因去佯狂為巫 秋七月
立黥布為淮南王 八月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
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更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
方歸心焉 是歲以中尉周昌為御史大夫昌苛從第
也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
遣漢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
西為漢以東為楚歸太公羽右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
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兵
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謂養虎自遺患也
漢王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十

資治通鑑卷第十

漢紀三 光奉 勅編集

太祖高皇帝中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越
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
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
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
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
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
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
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
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
彭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遣人誘楚
大司馬周勃彭越以舒屠六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
屠城父隨劉賈皆會十二月項王至垓下兵少食盡與
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
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
多也則夜起飲帳中悲歌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
能仰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名騶廐下壯士騎從者八
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

漢舉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獨者纔百餘人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潰圍斬將刈旗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之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隊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二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郎中騎楊喜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項王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橫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其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以其所乘騅馬賜亭長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願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

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示中郎騎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楊喜呂馬童及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戶封五人皆為列侯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以示魯父兄魯乃降漢王以魯公禮葬項王於穀城親為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皆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 太史公曰羽起隴畷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楊子墨言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羣策力楚憊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臨江王共尉不降遣盧縮劉賈擊虜之 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封魏相國建城侯彭越為梁王王魏故地都定陶 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

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已下 諸侯王皆上疏請尊漢王
為皇帝二月甲午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更王后曰
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 詔曰故
衡山王吳芮從百粵之兵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
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芮為長沙王
又曰故粵王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
得血食諸侯伐秦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發
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 帝西都洛陽 夏
五月兵皆罷歸家 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
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灑教訓
辨告勿營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
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帝置酒洛陽南宮上
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
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
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
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
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
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
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
以為我禽也羣臣說服 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
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

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彭越既受漢封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
居島中帝以田橫兄弟本定齊地齊賢者多附焉今在
海中不取後恐為亂乃使使赦橫罪召之橫謝曰臣原
陛下之使鄭生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臣恐懼不敢奉詔
請為燕人守海島中使還報帝乃詔衛尉鄭商曰齊王
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
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戾耳不來且
舉兵加誅焉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
里至尸鄉廢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因止
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
而橫乃為王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
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獨
不魏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
貌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
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曰嗟乎起自布
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
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之既葬二客穿其冢旁
孔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以橫客皆賔餘五百人
尚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 初楚
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帝購求布千金
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脫劍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

心知其季布也。賈誼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比走胡南走越耳。夫忘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見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帝，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微丁公也。○臣光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罔羅豪傑，招二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人懷貳心，以微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怨者雖至於活，己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齊人妻敬成隴，西過洛陽，脫輓軋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與之，辨衣妻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召見問之，妻敬曰：

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妻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郟，積德繁善，十有餘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桀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臯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其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元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臯，西有穀澗，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死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

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秦故
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郎中號曰奉
春君賜姓劉氏 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

穀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又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
報讎疆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
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
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
知神仙之為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

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
已淮陰誅夷蕭何擊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
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

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六月壬辰大赦天下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自上將征之 趙景王耳長沙文
王芮皆薨 九月虜臧荼子自立太尉長安侯盧縮為

燕王縮家與上同里閉縮生又與上同日上寵幸縮羣
臣莫敢望故特王之 項羽故將利幾反自上擊破之
後九月治長樂宮 項王將鍾離昧素與楚王信善

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恐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
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
六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
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上書

言信及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
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

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
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
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

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執必無事而郊迎謁
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發
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楚王信聞

之自疑懼不知所為或說信曰斬鍾離昧以謁上上必
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上會諸侯於陳信持昧首謁上
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

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
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上曰陛
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

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
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
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

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洛陽
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
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拜送
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
為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

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
 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
 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
 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甲申始剖符封諸功臣
 為徹侯蕭何封鄴侯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
 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
 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
 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
 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
 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為謀臣亦無戰鬪功帝使自
 擇齊二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
 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
 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
 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
 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君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
 賞魏無知 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懲秦孤立而
 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春正月丙午分楚王信地
 為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為荆王以薛
 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壬子以
 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
 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二縣立微時外婦
 之子肥為齊王諸民能齊言者皆以與齊 上以韓王

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死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
 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王太原
 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寇晉
 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
 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從複
 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
 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
 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
 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
 天下不足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
 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
 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
 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
 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
 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趨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
 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臣光曰張良
 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至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
 反必待高帝目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
 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室公羣臣往往有觐望
 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
 失下無猜懼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
 諫矣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

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矣第一謁者
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
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
跳身道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
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之之絕者數矣又軍無見糧蕭
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
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二曹參等百數何能
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秦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
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
帶劍復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
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邑封爲安
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益封何
二千戶 上歸櫟陽 夏五月丙午尊太公爲太上皇
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稍南度河
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頭曼
欲立之是時東胡疆而月氏盛乃使冒頓質於月氏既
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
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
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冒頓乃以鳴鏑自
射其善馬既又射其愛妻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斬之最
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可
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

遂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
立爲單于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
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
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吾頃之東胡
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
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
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子東胡東胡王愈益
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芟吾子餘里各居其邊爲
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此棄地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
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
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
馬今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
爲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
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與漢
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膺施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
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威
服諸國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胡求和解
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
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匈奴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
原至晉陽 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甚苦飲酒爭功
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
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

儀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頌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去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衛官俠陛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於是皇帝傳警蹕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酒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文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譴諱失禮者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初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尊者抑臣者存之又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其書後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

傳民臣莫有言者焉 臣光曰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聞陸賈之言而稱善睹叔孫通之儀而歎息然所以不能肩於二代之王者病於不學而已當是之時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一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善乎揚子之言也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 上自

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

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多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未還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空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立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故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關氏關氏謂冒頓曰兩王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傳兩天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今捷會止定代地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之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凡六出竒計朝益封邑焉 十二月上還過趙趙王敖執子綰禮其單于箕從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辱吾王也乃說王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帝其暴而帝無禮請頭為王殺之張敖勸其指

出血曰君何言之談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彊王為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匈奴攻代代王喜乘國自歸赦為郟陽侯 辛卯立皇子如意為代王 春二月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今後世有以加也上說 ○臣光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室填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不之以侈乎乃云無今後世有以加豈不謬哉至于孝武卒以宮室罷滅天下未必不由鄒侯啓之也 上自櫟陽徙都長安初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夏四月帝行如洛陽

資治通鑑卷第十

資治通鑑卷第十二

漢紀四 起文帝元封五年 勃締集

漢紀四 起文帝元封五年 勃締集

太祖高皇帝十

八年冬上東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過柏人貫高等壁人於廁中欲以要上上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遂不宿而去十二月帝行自東垣至 春三月行如洛陽 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締紵芻採兵乘騎馬 秋九月行自洛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奈何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必慕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背死則外孫為單于豈管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曰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

結和親約 ○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踈矣況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岳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民東有六國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從六國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族及豪桀於關中與利田宅凡十餘萬口 十二月上行如洛陽 賈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及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賈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曰王不反者乃輜車膠致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百數千刺刺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曰后數言張王以公主故不宥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賈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

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
正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復與前
泄公與相勞苦如生平驩因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
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
愛王過於吾親哉願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
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春正月
上赦趙王赦廢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上賢貫
高為人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
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
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曰張王不反也今王已
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
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亢遂死

苟悅論曰貫高首為亂謀殺王之賊雖能證明其王
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
赦可也。臣光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恨以亡君使
貫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貫高之罪也

詔丙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二月行自洛
陽至。初上詔趙羣臣賓客散從張王者皆族郎中田
叔客孟舒皆自斃鉤為王家奴以從及張敖既免上賢
田叔子孟舒等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蓋拜
為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是歲更
以丞相何為相國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于櫟陽宮秋七月癸卯葬太上
皇于萬年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定陶戚姬
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雖
封為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
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上欲廢太子而立趙
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
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
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
側耳於東廂聽既罷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時
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
為趙王置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曰
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上乃以昌相趙而以
堯代昌為御史大夫。初上以陽夏侯陳稀為相國監
趙代邊兵稀過辭淮陰侯淮陰侯擊其手辟左右與之
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稀曰唯將軍令之淮陰
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
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
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稀素知其能也
信之曰謹奉教稀常慕魏無忌之養士及為相守邊告
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趙相周昌
求入見上具言稀賓客甚盛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
令人覆案稀客居代者諸不法事多連引稀稀恐韓王

信因使王黃曼立臣等說誘之太上皇崩上使人召稀
 稀稱病不至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
 代上自東擊之至邯鄲喜曰稀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
 吾知其無能為矣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
 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
 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曰見四人士上矍罵曰豈
 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
 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
 所知陳稀反趙代地皆稀有吾以羽檄樹天下兵未有
 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
 子弟皆曰善又聞稀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
 矣乃多以金購稀將稀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陳稀將疾敵將萬餘人游行王黃
 將騎千餘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漢將
 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
 至馬邑不下攻殺之趙利守東垣帝攻殺之更命曰真
 定帝購王黃曼立臣以千金其麾下皆生致之於是陳
 稀軍遂敗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稀陰使人至稀所與
 通謀信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
 太子部署已定待稀報其舍人得粟於信信因欲殺之
 春正月舍人弟上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
 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詔令人從上所來言稀已得

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疆入賀信入呂后
 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
 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誅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臣
 光曰世或以韓信為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
 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會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
 楚城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
 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友心哉良由失職快快遂
 陷悖逆夫以盧縮里閉舊因猶商面王燕信乃以列侯
 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詠謀
 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
 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
 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
 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
 時以微利者市井之志也請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
 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
 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
 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
 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
 滅宗族不亦互乎 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

上還洛陽聞淮陰侯之死且喜且憐之問呂后曰信死
 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上曰是齊辯士蒯
 徹也乃詔齊捕蒯徹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

曰然臣固教之豈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寡人之微曰嗟乎冤哉寡人也上曰君教韓信及何宛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王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寡之邪上曰置之立子恒爲代王都晉陽大赦天下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諷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卬曰王始不往見諷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梁王與卬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擒梁王梁王不覺遂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昔及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呂后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可其奏三月夷越三族鼻越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轅布使於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欲烹之方提越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棗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

之時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下徵兵於梁彭王柄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具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其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爲都尉丙午立皇子恢爲梁王丙寅立皇子友爲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潁龍穎川郡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洛陽至五月詔五秦南海尉趙佗爲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爲南邊患也初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秦爲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南海僻遠吾恐盜立侵地至此欲與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得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滄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陸生至尉佗雖結其俗見陸生陸生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

王諸侯皆屬蜀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誅
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
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
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
符通使君王互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
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
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
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
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也復
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
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萬物殷富政由一家
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
嶇山海間警若漢一郡耳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
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遠不若漢乃留陸生
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今我日間所不聞
賜陸生囊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佗為
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
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
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
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極武而亡卿使秦已并天下
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為我

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
乃粗述存亡之機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
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惡見人卧禁
中詔石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舞
陽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官者卧噲等
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
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
等計事願獨與一官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
乎帝笑而起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初淮陰侯死布已
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使者至淮南淮南王
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
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音赫對門赫乃厚餽遺從
如飲醫家王疑其與亂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言
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
曰布不立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
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
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及書聞上乃赦賈
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
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
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之其反何
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者同功一
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見

聞薛公辭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
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
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
并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
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
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
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
將安出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發上中計而出下計對
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王此皆為身不顧後
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十戶
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是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性擊黥
布太子客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說建成侯
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
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
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今太子將此屬無異
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間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
病彊載輜重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
子自彊於是呂釋之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
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擊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
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疾病自
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互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
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

彊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
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二萬人為皇
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
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比見死餘不足畏
也故遂反耳如薛公之言東擊荊荆王賈走死富陵盡
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為三軍欲以相
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疾
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軍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
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
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兵遇於鄆西布兵精甚上壁庸
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
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
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乃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
酒道舊故為樂樂酒酣上自為歌起舞慷慨傷懷泣數
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
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樂
飲十餘日乃去漢別將擊英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
之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成王臣使人誘布為欲與
亡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周勃
悉定代郡為明雲中地斬陳豨於當城上以荆王賈
無後更以荆為吳國辛丑立兄仲之子濞為吳王三

郡五十三城 十一月上過魯以大牢祠孔子 上從
 破懸布歸奏益其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
 事叔孫通諫曰昔者魯獻公以驪姬之故發太子共姜
 齊魯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
 高得以誅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
 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共哉陛下
 必欲發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
 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
 奈何以天下為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羣臣心皆
 不附趙王乃止不立 相國何以長安地陞上林中多
 空地棄額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
 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死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
 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
 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
 賈豎金而為之請吾死以自媚於民故繫之王衛尉
 曰夫職事苟有使於民而請之直宰相事陛下奈何乃
 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稀野布反陛
 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
 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
 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
 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
 相國年老素養謹入徒跪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

請死吾不許我不過為樂紂王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
 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陳稀之反也燕王緤發兵
 擊其東北高是時陳稀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緤亦使
 其臣張勝於匈奴言稀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
 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
 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及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
 欲急滅稀等稀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
 何不令燕且緩陳稀而與胡扣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
 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乃私令匈奴助稀等擊燕
 王緤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發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
 者燕王乃詐論他人脫勝多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
 范齊之陳稀所欲令又亡連兵勿決漢擊賊布稀常將
 兵居代漢擊斬稀其裨將降言燕王緤使范齊通計謀
 於稀所帝使使召盧縮縮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
 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緤愈恐閉匿謂
 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
 陰曼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
 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稱病不行其左右
 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
 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縮果反
 矣春一月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縮立皇子建為燕王
 詔曰南武彘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 上擊

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醫見曰疾可治上燭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贖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以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子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縮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聞帝崩遂亡入匈奴 五月丙寅葬高帝於長陵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及遠矣己巳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初高帝病甚人有惡樊噲不盈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乃絳侯周勃受詔誅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討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呂后弟呂類之夫有親自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軍因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公孫敖勃

代將將兵年燕及滕平行開帝崩畏呂頌讓之於太后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張敖榮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珠悲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使傳教惠帝是後呂頌讓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髮鉗衣赭衣令舂遣使召趙王如意使者三反趙相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怒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先使人召呂昌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披輿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聞

孝惠皇帝

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舉起太后使人持醪飲之穉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瘡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臣光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謬也 從淮陽王友為趙王 春正月始作長安城西北

方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飲於太后前帝以齊王兄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醕酒置前賜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取卮太后恐自起泛帝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伴醉去問知其醕大恐齊內史士說王使獻城陽郡為魯元公王湯沐邑太后喜乃罷歸齊王 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 隴西地震 夏旱 郃陽侯仲薨 鄒文終疾蕭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 秋七月辛未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執家所奪癸巳以曹參為相國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才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閒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羞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使窋歸以其私問參參怒窋密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謔參

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祭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 是時冒頓方彊為書使使遺高后辭極驩嬖嬖高后大怒召將相大臣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 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 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 則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 公敖吟之聲未絕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 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護也 且美狄誓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 高后曰善 今大謁者張釋報書深自謙恐以謝之 并遣以車二乘馬二駒 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 陛下幸而赦之 因獻馬遂和親 夏五月立閼君姊為東海王 掃與無諸皆越王句踐之後也 從諸侯滅秦功多 且民便附 故立之都東 甌且號東甌王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一萬人城長安 秋七月都廩災 是歲蜀渝氏反擊平之

四年又十月立皇后張氏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爲重親故以配帝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 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閒往數踰煩民乃築複道於武庫南奉常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東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臣光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聖賢爲能知而改之古之聖王患其有過而不自知也故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是以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傳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祗由是觀之則爲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爲賢而以改過爲美也今叔孫通諫孝惠乃云人主無過舉是教人君以文過遂非也豈不繆哉 長樂宮鴻臺災 秋七月乙

亥未央宮凌室災丙子織室災

五年冬雷桃李華棗實 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

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夏大旱江河

水少穀谷水絕 秋八月己丑平陽懿侯曹參薨

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 齊悼

惠王肥薨 夏留文成侯張良薨 以周勃爲太尉

七年冬發車騎材官詣繁陽大尉灌嬰將 春正月辛

丑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丁卯日有食之既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安陵初呂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既葬太子即皇帝位年幼太后臨朝稱制

資治通鑑卷第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十三

漢紀五

光奉

勅編集

漢紀五 起開建國 終十一年

高皇后

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啖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王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十一月甲子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怒趙主為趙隱王謀乃抵堯罪上黨守任敖嘗為沛獄吏有德於太后乃以為御史大夫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為宣王兄周呂令武茂澤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夏四月魯元公主薨封公主子張偃為魯王謚公主曰魯元太后辛卯封所名孝惠子山為襄城侯朝

為軹侯武為壺關侯 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鄴侯公為呂王齊之濟南郡為呂國 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災 秋桃李華 二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 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 夏五月丙申封楚元王子郢客為上郢侯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又以呂祿女妻章 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恒山哀王不疑薨 行八銖錢 癸丑立襄成侯山為恒山王更名義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 秋星晝見 伊水洛水溢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溢流八百餘家 四年春二月癸未立所名孝惠子太為昌平侯 夏四月丙申太后封女弟類為臨光侯 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右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變太后聞之幽之永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見太后語羣臣曰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感昏亂不能繼嗣治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社稷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遂廢帝幽殺之五月丙辰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以軹侯朝為恒山王 是歲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 有司請禁南越關帝鐵器南越王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鐵器南越王佗曰高

必長沙王討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
五年春佗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秋八月淮陽懷王彊竟以壹關侯武為淮陽王 九月
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初今戊卒歲更

六年冬十月太后以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十一月立
蕭王弟產為呂王 春星晝見 夏四月丁酉赦天下
封朱虛侯章弟興居為東牟侯亦入宿衛 匈奴寇
狄道攻阿陽 行五分錢 宣平侯張敖卒賜諡曰愷
元王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 春正月太
后召趙幽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
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
必擊之太后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得見令衛圍
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餉捕論之丁丑趙王餓死
以民禮葬之長安民象次 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
謂左右曰此為我也 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
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 秋七月丁巳立平昌
侯大為濟川王 呂頰女為將軍營後侯劉澤妻澤者
高祖從祖昆弟也齊人田生為之說大謁者張卿曰諸
呂之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管陵侯澤諸劉最長今卿
言太后王之呂氏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太后然之
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為琅邪王 趙王恢之徙趙心

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
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
之六月王不勝悲憤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
宗廟禮廢其嗣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
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為
酒車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
酣章請為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
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頌之諸呂有一人醉亡
酒章追拔劔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
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
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
彊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陸賈
往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
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
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
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
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
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為
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
厚具樂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陳
平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
費 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之願守代邊

太后乃立兒子呂祿為趙王追尊祿父建成侯侯釋之為趙昭王 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國除 遺隆憲安周寵將兵擊南越

八年冬十月辛丑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為燕王封通弟莊為東平侯 三月太后夜還過軹道見物如倉犬攖太后掖忽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崇太后遂病掖傷太后為外孫魯王偃年少孤弱夏四月丁酉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以輔魯王又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以其勸王請呂賞之也 江漢水溢流萬餘家 秋七月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

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拔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平已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 諸呂欲為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齊王乃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王召平信之勃既將兵遂圍相府召平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

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誅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琅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兵并將之琅邪王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

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濟南遺諸侯王書陳諸呂之罪欲舉兵誅之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賴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也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

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大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二王皆大臣之議事

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誅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琅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兵并將之琅邪王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濟南遺諸侯王書陳諸呂之罪欲舉兵誅之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賴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也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大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二王皆大臣之議事

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主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又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讞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頭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室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九月庚申旦平陽侯竇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即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且趣產急入官平陽侯頗聞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卿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卿況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內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

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公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王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見產廷中日鋪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遂產殺之郎中府吏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其節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平酉捕斬呂祿而荅殺呂嬃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張偃戊辰徙濟川王王梁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舉兵使使召魏勃至責問之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執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灌嬰兵亦罷滎陽歸 班固贊曰孝文時天下以讎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存君親可也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今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疆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

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固順況以仁孝聞天下乎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使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數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陽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賁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

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乘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齋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後九月己酉晦代王至長安舍代邸羣臣從至邸丞相陳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東牟疾與居曰誅呂氏臣無功請得除官乃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子不當立乃顧摩左右執戟者培兵罷去有數人

不肯去兵官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培兵而去代王遂入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恒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太宗孝文皇帝上

元年冬十月庚戌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封趙幽王子遂為趙王 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十一月辛巳上徙平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 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 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絳侯朝罷趨出意得其上禮之恭當目送之郎中安陵袁盎諫曰諸呂悖逆大臣相與共誅之是時丞相為太尉本兵柄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王色陛下謙讓臣王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春正月有司請置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受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豈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入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重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數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讓不宜子改置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 二月立太子母貴

氏為皇后皇后清河觀津人有弟廣國字少君幼為人所略賣得十餘家聞貴后立乃上書自陳召見驗問得實乃厚賜田宅金錢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獨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使實安身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者實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專貴驕人 詔撫侯縣寡孤獨窮困之人又令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賜帛絮賜物當粟粳南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番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 楚元王交亮 夏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駕旗在前駕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備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封宋昌為壯武侯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波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王者上曰王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波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王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驚下使侍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

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若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疆封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人或說勅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久之即禍及身矣勅亦自危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左丞相平專為丞相 初陸賈度帝擊南越會暑濕士卒大疫又不能胸領歲餘高后崩即罷兵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趙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家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遠遠運糧糈未嘗致書高皇帝帝乘車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陸賈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二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大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今得王

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買至南越南越王恐煩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纁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寵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牝母與牝老夫處僻焉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說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想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齊哀王襄薨上聞河南守具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具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

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五漢制學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二年冬十月曲逆獻蒧陳平薨詔列侯各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十一月乙亥周勃復為丞相

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罷衛將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穎陰侯騎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歷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無窮然負死纒數月且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

輔弼之臣豈非誘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說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謀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在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吏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翕風而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弋伐狐必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天子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恐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上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未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衣蓋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快邪蓋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柔高朝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坐郎署

表益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盜因前說曰自開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右慎夫人乃妾妻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疑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 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貼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早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眾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贏老易子敵其胥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奮發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

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慮慮也竊為陛下惜之上感誼言春正月丁亥詔開藉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 二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趙幽王少子辟疆為河間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然後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燕敬王澤薨

資治通鑑卷第十三

漢紀六 光緒廿九年

太宗孝文皇帝中

光奉 勅編集

前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詔曰前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十二月免丞相勃遣就國乙亥以太尉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城陽景王章薨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貫高事發美人亦坐繫河內美人母弟趙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志即自殺更奉其子詣上上海名之曰長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具定後

封長為淮南王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呂后故孝惠呂后時得無患而常心怨辟陽侯以為不彊爭之於呂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即位淮南王自以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從上入苑圍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見辟陽侯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今從者魏敬刺之馳走闕下內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治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淮南王淮南王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上不聽五

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保塞繕其殺略人民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長安右賢王走出塞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留游太原十餘日初大臣之誅諸呂也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度及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女以較蒲侯榮武為大將軍將四將軍十萬眾擊之却侯總督為將軍軍擊陽秋七月上自大原至長安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赦之八月濟北王興居兵敗自殺初南陽張釋之為騎郎十年不得調欲免歸袁盎知其賢而薦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當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其業欲以觀其能已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敖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

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上不聽五

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保塞繕其殺略

人民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

擊右賢王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長安右賢王走出

塞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復晉

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天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不拜當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可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人何戚焉帝稱善是歲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踰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亡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豈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按盜盜不廟服御

物者為秦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四年冬十二月頓陰懿侯灌嬰薨春正月甲午以御史大夫陽武張蒼為丞相蒼好書博聞尤邃律歷上召河東守李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李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得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絳侯周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薄太后亦以為勃無反事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縮皇帝壘將兵於北

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願欲反邪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作顧成朝

五年春二月地震 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難用更鑄英錢於是物價騰踊米至石萬錢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今使民得自鑄買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戾然鑄錢之情非穀雜為巧則不可得藏而報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多於此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治鑄欣炭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姦邪原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銅布於天下其為禍

博矣故不知收之賈山亦上書諫以為錢者仁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王之操柄也今民為之是與人主其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於是吳鄧錢布天下 初帝分代為二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是歲徙代王武為淮陽王以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 淮南厲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二千石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風諭之引管蔡及代頃王濟北王興居以為儆戒王不說令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竒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有司治之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徙處蜀郡嚴道叩郵盡誅所與謀者載長以輜車令縣以次傳之友盜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露霜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淮南王果憤恚不食死懸傳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

聽公言辛亡淮南王今為柰何益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鮑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戶 匈奴單于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疾難支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王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頤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帝報書曰單于欲除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後頃之冒頓死子替弼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王為單于闕氏使官者燕入中行說傳翁王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

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云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漢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牧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倍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漢使或言吠匈奴俗無禮義者中行說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以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踈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喋喋佔佔頗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藥今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三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 梁太傅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皆理而傷道者難備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宣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執道兵革不動匈奴賓服百姓素朴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是美垂於無窮使顛成之朝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立經陳紀為萬世憲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

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破其缺上數乘其暴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如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下此者虛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萋操刀必割今此道順而全安其易不肯蚤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虛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微矣其執蓋又復然缺甌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今按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逐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

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如此則則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委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陛下誰憚而又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種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搗身慮云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種也又苦蹙盤元王之子弟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弟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徧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種也又苦蹙蹙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羣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彘翫細嫫而不圖大患德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無入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卑絺而富民牆屋破又繡天子之后以綠其領庶人薛妻以綠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不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

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誣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脩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誓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下幾耳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顏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隴蕪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初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

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君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誅諉誅計者謂之妖言具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識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關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凜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慶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

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宜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不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暴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王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塞尼之萌應於外象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大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東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濫刑罰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濫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車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刻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墨誼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二戮辱是以

黥劓之皇不及大夫以其離王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斃其芻者有罰所以為王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髮削答傷棄市之禮然則堂不無陛虛被戮辱者不奉迫虛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擗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寧夫望美之事二世見當以重鑿者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憂難解不加於枕冠難敵不以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罵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一旦吾亦乃可以如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蓋不飾坐汗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汗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太謹大何之域者聞諱何則曰冠履纓盤水加劓造請室而請罪耳上未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掙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

自憲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過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享六尺之孤此屬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王上何要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父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諷以絳侯前逮繫獄卒無事故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 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災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凡第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為列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遂之自疾而死亡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王發忿懷志刺手以衛仇人之匈固為俱棄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子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上弗聽 有長星出于東方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上行幸甘泉 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襲服往哭之乃自殺 ○臣光曰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詭傳而用之典兵驕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赦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讖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

齊治通鑑卷第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十五

漢紀七 北齊書卷之五十五 太宗孝文皇帝下

前十一年冬十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自代還夏六月

梁懷王揖薨無子賈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諱戾猶且入恣而不制豪擅而大強漢廢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又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如黑子之著而適足以解大國而不足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此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據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然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亂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身無事苟亂宿既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帝

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

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 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頓川鼂錯士言兵事曰兵彙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彙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鉞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阻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勸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跽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彙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統險易異備夫甲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營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

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擊往來什伍俱前則
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大道同的則匈奴之革
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
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
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眾以誅數
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
危事也故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倂仰之間耳夫以人
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
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求歸誦其且眾數千飲食長
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不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
良騎今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
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備
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衝加之以衆此萬全之
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答焉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
而攻胡粵者非以徭邊地而救民死也貪爰而欲廣大
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孰戰則爲
人禽也則卒積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楊粵之人其
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憤於
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
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管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
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憤然有
萬死之害而亡繅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

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
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故也胡人衣
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
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胡人
數轉徙行獵於塞下以俟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
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
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
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
境遣將軍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
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
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
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
其家子又莫求粟食能自給而止塞下之民祿利不厚
不可使父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
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
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
戍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
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
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
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實
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其大惠也下吏
誠能稱厚惠奉胡邊存郵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

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勤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軍制宅先為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勤之新邑也為置醫並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假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獵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臆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離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凶效不與和親臣竊意其支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錯為人隋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

曰智囊

十二年壬子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護東都大興卒塞之春三月除關禁閉傳 昆錡言於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備其資

財之道也故竟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土所以牧之民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今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弗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

改有者半賣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貴田宅鬻
 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
 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士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
 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無農夫之苦有什
 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
 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絳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井
 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
 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
 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
 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深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
 餘補不足今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
 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式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
 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
 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
 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
 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
 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
 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
 令民入粟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
 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
 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

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
 加於萬民愈勸農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詔曰道民
 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
 歲一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吾詔
 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五畝不勤而勸
 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
 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
 皇后親象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初秦時祝官有祕祝
 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
 福祿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
 以彰吾之不德朕其弗取其除之 齊大倉令溥于意
 有罪當刑詔獄速繫長安其少女縲繫上書曰妾父為
 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溥當刑妾傷天死者不可復
 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
 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五
 月詔曰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
 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朕其憐之夫刑
 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
 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今罪人各以
 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其為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
 敬奏請定律曰請賞寬者為城旦春當繫者髡鉗為城

曰春賞勳者各二百賞斬左者各五百賞斬右止又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賂枉濫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咎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為城旦春者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是時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必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訢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高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薦薦瘞固疏闊罪疑者子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牧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官侯騎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茂盧嫺為上郡將軍寧夷魏越為北地將軍陰處周覽為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勸兵申教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上於是以東陽侯張敖為大將軍成慶童赤內史樂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上釐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社數為

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釋解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眾辱我獨無間歎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方以胡寇為慮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間以內者寡人制之間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設騎萬二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雖霸其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推牛自饗賞發軍吏舍人兵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灋繩之其實不行而吏牽縲必用臣愚以為陛下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至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陸

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春，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且曰：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是歲，河間文王辟彊薨。初，丞相張蒼以為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為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蒼，以為非是，罷之。

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張蒼由此自絀。夏四月，上始幸雍，郊見五帝，赦天下。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太子家令龜錯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錯又上言：宜削諸侯，及濫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是歲，齊文王

則河間哀王福皆薨，無子，國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五帝廟於是貴。新垣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

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又於長門道北立五帝壇。徙淮南王喜，復為城陽王，又分齊為六國，內寅立齊悼惠

王子在者六人，楊虛侯將閭為齊王，安都侯志為濟北

王，武成侯賢為菑川王，白石侯雄渠為膠東王，立昌侯

卬為膠西王，勃侯辟光為濟南王，淮南厲王子在者三人，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秋九月，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侯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今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汜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弗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

後元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春三月，孝惠皇

后張氏薨。詔曰：聞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

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耳。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

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番為酒醪，以糜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養，吾未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

意遠思無有所隱。

三年夏上行幸雍棧陽宮 六月代孝王參薨 匈奴連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其郡萬餘人上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與匈奴和親 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又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御史大夫梁國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封關內侯庚午以嘉為丞相封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君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曰汝第往吾令人召若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臣單于立

三年春二月上行幸代 是歲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五月赦天下 上行

幸雍

五年春正月上行幸隴西二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度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君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去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所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為中尉 夏四月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擯郎吏負發倉廩以振民民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

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

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今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既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織七日釋服亡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乙巳葬霸陵

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施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之鏤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躬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奏安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鐵覺更加賞

賜以蠶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九月有星孛于西方是歲長沙王吳著薨無子國除初高祖賢文王芮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令著令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傳國數世絕

孝景皇帝上

元年冬十月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制曰可 夏四月乙卯赦天下 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 五月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答五百當刺者答三百寧多死是歲下詔曰加答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答五百曰三百答二百曰二百 以太中大夫周仁為郎中令張敖為廷尉楚元王子平陸侯禮為宗正中大夫馮錯為左內史仁始為太子舍人以廉謹得幸張敖亦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帝由是重之用為九卿馮為吏未嘗言撻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令天下男子年二十

中郎請者著籍引出天子殿門與漢官官無異

資治通鑑卷第十五

始傳 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闕為臨江王
 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
 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 六月丞相申屠嘉
 薨時內史鼂錯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凌令多
 所更定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殊錯錯為內史東出不
 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墀垣也嘉聞錯穿
 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謂自歸
 上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墀
 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丞相嘉謝罷
 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至舍
 因歐血而死錯以此愈貴 秋與匈奴和親 八月丁
 未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丁巳以內史鼂錯
 為御史大夫 彗星出東北 秋衛山雨雹大者五寸
 深者二尺 梁孝王以竇太后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
 天廷中 梁孝王以竇太后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
 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
 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
 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千餘里招延
 四方豪俊之士如吳人枚乘嚴忌齊人羊勝公孫詭鄒
 陽蜀人司馬相如之屬皆從之遊每入朝上使使持節
 以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既至寵幸無比入則侍上
 同輦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因上疏請留且平歲梁侍

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漢紀八 起強國大業獻盡上
光奉 勅編集
漢紀八 哀州彭九十四年

孝景皇帝下

前三年冬十月梁王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宴飲
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
心內喜太后亦然營事實嬰引危酒進下曰天下者高
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
由此憎嬰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梁王以
此益驕 春正月乙巳赦 長星出西方 洛陽東宮

災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欽博吳太子
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遣其喪歸
葬至吳吳王愾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
葬為獲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
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
反謀後使人為秋請文帝復問之使者對曰王實不病
漢繫治使者數輩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察見淵中魚
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
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
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
茂材賞賜關邑死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

如此者四十餘年龍錯數上甚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
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
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
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
之卻詐稱病不朝於古漢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
至厚當成過自勸反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
天下云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
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
獨齊與爭之由此與錯有卻及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
往年為薄太后服私毒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
前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
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
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
之於是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
邪臣聽信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
曰括棟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
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
以自白脅有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
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
之子將奈何高曰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
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懼然駭曰寡人
何敢如是王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

夫蠱錯管感天子侵奪諸侯朝廷疾惡諸侯皆有存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熱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蠱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軍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幸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救倉之粟距漢女治次舍須大王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為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士一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公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王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魯川膠東濟南皆許諾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糝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糝生不著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糝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糝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卧申公白生疆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糝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交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大傅韋子產作詩諷諫不聽亦去韋及鄒戊因罪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

之夜之褚衣使雅春於市休後當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伏侯欄欄人與母太夫人齊京師及刑吳會督豫章郡書與吳王吳王遂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魯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楚相張尚大傅趙夷王諫王戊戊殺尚夷王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遂燒殺建德悍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與魯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趙王遂發兵往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王使匈奴收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一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請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凡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吳王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內并楚兵發犍遺諸侯書罪狀蠱錯欲合兵誅之吳楚共攻梁破棘壁殺數萬人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卿寄擊將軍擊布擊齊復召齊擊齊為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兵初蠱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諱錯父聞之從賴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

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
 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
 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僮之旁吳
 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攻盜不善錯所居坐
 盜輒避盜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常同堂語及錯為御
 史大夫使吏按盜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
 楚反錯謂太史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三皇不
 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
 有絕今之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且有謀錯猶與未決
 人有告盜盎恐夜見實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
 狀嬰又言上乃召盜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盜
 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即山
 鑄鐵煮海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
 豈發庫何以言其無能為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
 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為誼不反
 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歸錢殺人故相誘以亂錯
 曰盜策之善上曰計安出盜對曰願毋左右上毋人獨
 錯在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趨避東廂其
 恨上幸問盜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
 分地今賊巨鼂錯擅通諸侯刑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其
 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
 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

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盜曰愚計出此唯上
 孰計之乃拜盜為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令丞相
 青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不稱王上德信欲疏羣臣百
 姓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又
 毋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壬子上
 使中尉召錯鉞戟行而錯衣朝衣斬東市上乃使袁盎
 與吳王弟子宗正德度通使吳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
 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
 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前地以誅錯為名其
 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上曰
 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
 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
 口外為諸侯報仇巨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帝喟然長
 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袁盎劉通至吳吳楚兵已攻梁
 壁秦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令拜受詔吳王聞袁
 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
 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盜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盜得
 聞脫亡歸報太尉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
 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
 傳將會兵梁陽發至霸上稍涉遮詭亞夫曰吳王素富
 懷輯死士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轍澠院陘
 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

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大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棄傳至此不自意全吾據榮陽榮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滎陽間果得吳休兵乃請趙涉為護軍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趙惲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饒道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尚弟羽為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終不出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陳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相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重騎重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

西據洛陽武庫食救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相將軍計王專并將兵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立不用周立者下邳人二命吳酈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立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立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今遂召昆弟功善蒙吏告曰吳反兵且至魯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宗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立一夜得二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 壬午晦日有食之 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吳王濞走丹徒保東越兵可萬餘人收聚下邳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出勞軍使人鐵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太子駒亡走閩越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為是然梁王由此與太尉有隙三王之圍臨淄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

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及言漢已破矣齊越下三國不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亦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巨乃復勸上無下三國會漢將藥布平陽侯等共至齊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主懼飲藥自殺膠西膠東留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佗跌帝豪飲水謝太后主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罷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已壞不可用乃高侯韓須當出膠西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辜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請漢軍壁謂曰臣叩奉灑不謹驚駭百姓乃若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澁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鄰行對曰今者亂錫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慶令臣奪諸侯地臣等以為不義怒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誅鉛今聞錯已誅印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善何不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王卬川王濟南王卬伏誅郡將軍兵至趙趙

王引兵還邯鄲城守鄆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敗亦不肯入邊藥布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帝以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辜也召立齊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濟北王亦欲自立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攬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攬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雖陸言於吳非其正計也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廢齊畢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王連諸侯之兵歐白徒之眾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疆是以善懷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者有低首累足撫於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舉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推之孝王夫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河間王大傅衛綰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綰以中郎將軍文帝尊謹無它上為太子時力足文帝左

右飲而縮稱病不行文帝且崩上曰縮長者善過之故上亦寵任焉 夏六月乙亥詔吏民為吳王濞等所註誤當坐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 帝欲以吳王弟德哀侯廣之子續吳以楚元王子禮續楚實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乙亥徙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王故吳地立宗正禮為楚王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

四年春復置關用傳出入 夏四月己巳立子榮為皇太子微為膠東王 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臨江王閔薨 冬十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初吳楚七國反吳使

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乃獨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以故得宗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及吳楚已破衡山王入朝上以為貞信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廢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為衡山王王江此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身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徙廣川王彭祖為趙王 濟北

貞王勃薨 六年冬十一月雷霖雨 初上為太子薄太后以薄氏

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無寵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楚文王禮薨 初燕王臧荼有孫女曰臧兒嫁為槐里王仲真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孫婦生女俗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貴臧兒乃奪金氏婦金氏怒不肯子決內之太子宮生男微微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及帝即位長男榮為太子其母栗姬齊人也長公主嫪欲以女嫁太子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帝故怒而不許長

公王欲子王夫人男微王夫人許之由是長公主日譏栗姬而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有妻者所夢日將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譏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行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言邪遂按誅大行七年冬十一月己酉廢太子榮為臨江王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庚寅晦日有食之 二月丞相陶青免乙巳太尉周亞夫為丞相罷太尉官 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 丁巳立膠東

王微為皇太子 是歲以太僕劉舍為御史大夫濟南太守鄒都為中尉始都為中郎將敢直諫嘗從上上林賈姬如列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臣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柔宗廟太后向上乃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曰此重都都為人勇悍公廉不發

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及為中尉先嚴酷行漢不避貴戚列妾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中元年夏四月乙巳放天下地震衛山原都兩寬大者尺八寸

二年春二月匈奴入燕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壙垣為官劾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中尉郅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聞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實太后聞之怒後竟以危灑中都而殺之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越為廣川王

寄為膠東王秋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蹕入警言王寵信羊勝公孫詭以詭為中尉勝詭多奇邪計欲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之廢也太后意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帝以訪諸大臣大臣表益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

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格遂不復言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眾築作甬道朝太后表益等皆建以為不可梁王由此怨表益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表益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遂賊果梁所為上遣田叔呂季主往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詭勝匿王後呂使者十

餘輩至梁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以下舉國大索月餘弗得安國聞說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立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臨江王適長太子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犯上禁曉明濫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廢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勝詭王乃今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梁王梁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皇后兄王信說曰長君弟得幸於上後宮莫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表益事即窮竟梁王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曰為之柰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皐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徵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閒入言之帝怒稍解是時太后愛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慮之會田叔等按梁事來還至霸昌

發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灑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在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右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果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帝以田叔為賢擢為會相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 夏四月地震 旱禁酤酒 三月丁巳立皇子乘為清河王 秋九月蝗 有星孛于西北 戊戌晦日有食之 初上廢粟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讓曰始南皮章武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

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九月戊戌亞夫免以御史大夫挑侯劉舍為丞相

四年夏蝗 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 六月丁巳赦天下 大水 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 九月詔諸獄疑若

雖文致於獄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赦之 地震 六年冬十月梁王來朝上疏欲留上弗許王歸國意忽

忽不樂 十一月改諸廷尉將作等官名 春二月乙卯上行幸雍郊五時 三月雨雪 夏四月梁孝王薨

竇太后聞之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買為梁王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

王不識為濟陰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一餐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及死藏府

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物稱是 上既滅管讎管者猶不全乃更滅管三百曰二百管二百曰一百又定筮

令筮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單其節當管者管獨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管者得全然死刑既重

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

上郡取花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為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今日皆下馬解鞍其騎曰廣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立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則是時會春胡兵然怪之不敵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度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秋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

自郅都之死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灑上乃召濟南都尉南陽竇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城陽共王喜薨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三月赦天下 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 五月丙戌地震上庸地震二十二日壞城垣 秋七月丙午丞相會兌 乙巳晦日有食之 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衛綰為丞相衛尉南陽直不疑為御史大夫初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

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相遷至中大夫人或廷毀不疑以為盜嫂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帝居禁中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獄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願謂尚席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軼軼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士官尚方楮五百彼可以華者取補苴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悉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器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甚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是歲濟陰呂王不識薨

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三月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敞與戰死發軍騎材官屯鴈門 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汝入之 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等女子者也纂纂傷則飢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采盛致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絲賦欲天下務農蠶桑有畜積以備凶害彊毋攘弱眾毋

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濫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五月詔賞筭四得官 秋大旱

三年冬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 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大微月貫天廷中 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開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米黃金珠王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甲寅皇太子冠 甲子帝崩于未央宮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二月癸酉葬孝景

皇帝于陽陵 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固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

康漢言文景美矣 漢興接秦之弊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

子孫亦不得仕官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自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羣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為義而後絀辱焉當此之時用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管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

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漢紀九

光武皇帝上之

光奉 勅編集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廣川董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又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其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風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發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詩諺失其統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肅於正而三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

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秦滅先聖之道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扞執爛如此之甚者也竊鑿鑿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其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國圖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君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

望而歎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王上之遺暴虐百姓與盜爲市貧窮孤弱窮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言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質亂賢不肖渾融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一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

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備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母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晷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虛舜興於漆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君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名而桀紂之可爲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之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裒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祿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下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

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遠之遠也安所繆斲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說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子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羸羸其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

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會皆莊助亦以賢良對策天子擢為中大夫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 春二月赦 行三銖錢 夏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以魏其侯實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為御史大夫蘭陵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是歲內史竇成抵罪髡鉗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為諸父而材高其專重之每宴見談語辱甚然後罷安雅善武安侯田蚡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 太皇貴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實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陰求得趙綰王繫效利事以讓上上因

發明堂事諸所與為皆廢下統臧吏皆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后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其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郡國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毋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慶嘗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必策數馬再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竇嬰田蚡既免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上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未以太常柏至侯許昌為丞相 初堂邑侯陳午尚帝姑館陶公主嫖帝之為太子公主有力焉以其女為太子妃及即位妃為皇后竇太主恃功求請無厭上患之皇后驕妬擅寵而無子與醫錢凡九千萬欲以求子然卒無之后寵寢衰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長主必重得罪婦人性易悅耳宜深慎之上乃於長主皇后復稍加恩

禮上被霸上還過上姊平陽公主悅誣者衛子夫子夫母衛媼平陽公主家僮也主因奉送子夫入宮恩寵日隆陳皇后聞之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子夫同母弟衛青其父鄭季本平陽縣吏給事侯家與衛媼私通而生青冒姓衛氏青長為侯家騎奴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驕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賞賜數百金既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出 初置茂陵邑 時大臣議者多免蕭錯之策務權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言服其臣使證其君諸侯王莫不悲 忠

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上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對曰悲者不可為累愁思者不可為數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得蒙肺腑為東藩屬又稱兒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君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橫卻骨肉冰釋臣竊傷之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河水溢于平原 大饑人相食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濟川王明坐殺中傅廢遷房陵 七國之敗也 吳王子駒王走閩越然東越殺其於常勸閩越擊東越閩粵從之發兵圍東越越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田

紛紛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
 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曰特患方不能救德不
 能覆載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
 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安所憇又何以子萬
 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
 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蒼梧守欲距灑不為發助
 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
 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眾來處於江淮之間

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

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
 眩驚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
 後又得吳人朱寶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
 原東方朔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
 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
 以辭賦得幸胡牟不根持論好談諧上以俳優畜之雖
 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胡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
 補益是歲上始為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
 東游宜春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常以夜出自稱
 平陽侯且明入南山下射鹿豕狐兔馳騫木稼之地民
 皆號呼罵詈鄣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
 夜至柏谷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
 正有溺耳且疑上為姦盜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暗上

狀貌而異之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
 也翁不聽嫗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嫗乃殺
 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拜其夫為羽
 林郎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夜投宿長楊
 五柞等諸宮上以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
 大夫吾丘壽王舉籍問城以南整屋以東宜春以西提
 封項晦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
 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鄣杜之民壽王奏事
 上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
 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漣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
 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
 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
 抗稻黎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鱣魚貧者得
 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
 晦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
 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盛荆
 棘之林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壞人家墓發人室廬
 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
 營之垣而固之騎馳東西車駕南北有深溝大渠夫一
 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
 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童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與阿
 房之殿而天下亂漢王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乃拜

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
壽王所奏上又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司馬相如上疏
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
勇期賞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
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
車之清塵塵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
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
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
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擊之變
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則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
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
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
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厥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
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
以諭大上善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六月旱 秋九月有星孛于東
比 是歲南越王佗死其孫文王胡立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置五經博士 夏五月
大蝗 秋八月廣川惠王越清河哀王乘皆薨無後國

除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 夏四月壬子高園使
殿火上素服五日 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 六月癸

已丞相昌免武安侯田蚡爲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請第
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
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坐語
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王上上乃
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土地益宅上怒
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秋八月有星孛于
東方長竟天 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
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
越義大爲發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
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
惠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
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剪髮
丈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
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
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
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
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
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
知其貌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
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
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者視之若易
行之其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

丘華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
 蒲臣負耐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
 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以中國而俗蠻夷也且越人
 愚昧輒種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
 也豈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聞者
 歎年歲比不登民特賣爵賣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
 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
 今發兵行數千里資我糧入越地輿輻而踰領托舟而
 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
 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暍吐雷亂之病相隨焉也昔未
 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
 將軍閭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
 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
 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
 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
 已至此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
 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
 方內無狗吠之聲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露漬
 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朝不及文臣安悉為陛
 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人為眾兵糧難運
 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官籍聞之與中國異限以
 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

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
 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食糧乃入伐
 材治船邊城守候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
 積聚雖百越悉過城何且越人懸力薄材不能陸載又
 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
 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
 五倍乃足戰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
 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死多作兵未刃而病死者什
 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
 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
 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
 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
 存其亡國肆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
 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項撫方外不勞一卒
 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
 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
 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
 民苦丘事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
 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運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
 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以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
 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莫不聊生
 云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與兵者凶事一

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甚邪之作由此始也
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
徵幸以逆執事之類行所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
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生
民之屬皆為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坐樂業則澤
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
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
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是時漢
兵遂出未諭領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
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
兵眾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
天子天子聽罷兵固國字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云入海
皆曰善即欲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
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
案兵告大農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
曰郢等首惡獨無諾孫錄君丑不與謀焉乃使中郎將
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
國民多屬繇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
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
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上使莊助諭意南粵
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

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
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遂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
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助既去南越南越大
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
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則不
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 是歲韓
安國為御史大夫 東海太守濮陽汲黯為主爵都尉
始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
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
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
失火室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
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具持節發河南倉粟以
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
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黠
多病卧閤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為主
爵都尉列於九卿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黯
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好文學
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
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黠也羣臣或數黠
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使承意聽主於不
義乎自己在其位縱愛身委奉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

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
 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
 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
 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
 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
 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古
 不屬為人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罷乏虜以
 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
 是上許和親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
 舒之言也 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
 識為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廣與不識俱以邊太守
 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
 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莫府有約文書然亦遠在候未
 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薄
 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
 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
 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
 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臣光曰易曰師
 出以律不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
 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

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夫小人之情樂
 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於從
 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
 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
 已矣然則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做李廣鮮不覆亡
 哉 夏四月赦天下 五月詔舉賢良文學上親策
 之 秋七月癸未日有食之

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元光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李少君以祠龜

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疾舍人匿其年及

其生長其游以方徧諸疾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

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

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善為巧發竒中

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

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

君言上曰祠龜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詩可

益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

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

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龜遣方士入

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

居父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

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堯人諤忌奏祠太一

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立其祠
長安東南郊 鴈門馬邑 塞高堂因大行王恢言匈奴
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

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
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粟常實匈
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
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

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
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
下之功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
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行幾十年所以不報

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
驚士卒傷死中國構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
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

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樓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
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輿深入長路難以為功
從行則迫脅衝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

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
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
誘而致之邊吾選彘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

險阻以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
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夏六月以
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

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
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軍將軍將軍將軍三十餘萬匿馬邑

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翦壹為間亡入匈奴
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
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
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
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
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鷹門尉史欲殺之尉
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
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
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
擊胡轡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
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轡重可得利今單
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
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
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
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
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
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
轡重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
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
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
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夏五月丙子復決濮陽

甄子注鉅野通淮泗汎郡十六天子使汲黯鄭當時發
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奉邑食鄆鄆居河北河
決而南則鄆無水災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
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
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復事塞也 初孝景時魏
其侯竇嬰為大將軍武安侯田蚡乃為諸郎侍酒跪起
如子姪已而蚡日益貴幸為丞相魏其失執賓客益衰
獨故燕相潁陰灌夫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為引重其游
如父子然夫為人剛直使酒諸有執在己之右者必陵
之數因醉忤丞相丞相乃奏案灌夫家屬橫潁川民苦
之收繫夫及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上書論救灌夫上
令與武安東朝廷辨之魏其武安因互相詆訐上問朝
臣兩人孰是唯汲黯是魏其韓安國兩以為是鄭當時
是魏其後不敢堅上怒當時曰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
入上食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
令我自歲後皆魚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
案治魏其得棄市罪

四年冬十二月晦論殺魏其於渭城春三月乙卯武安
侯蚡亦薨及淮南王安敗上聞蚡受安金有不順語曰
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夏四月隕霜殺草 御史大夫
安國行丞相事引情重蹇五月丁巳以平棘侯薛澤為
丞相安國病免 地震赦天下 九月以中尉張敖為

御史大夫韓安國疾愈復為中尉。河間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足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樂官常在拜河間王所獻雅聲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春正月河間王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容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聰明齊知曰獻謚曰獻王。班固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執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初王恆之

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蜀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

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為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牂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貢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作者數萬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時叩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

多欲願為內臣毋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叩笮拜拜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叩笮拜駝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天子大說詔發卒萬人治廛門阻險。秋七月大風拔木。女巫楚服等教陳皇后祠祭厭勝挾婦人媚道事覺上使御史張湯窮治之湯深竟黨與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

服梟首於市乙巳賜皇后冊收其璽綬罷退居長門宮
 竇太主慙懼誓願謝上上曰皇后所為不軌於大義不
 得不廢主當信道以自慰勿受妄言以生嫌懼后雖廢
 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 初上嘗置酒竇太主家
 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賜之衣冠尊而不名稱為主
 人翁使之侍飲由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常從游戲
 此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用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
 上為竇太主置酒宴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中郎東
 方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
 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
 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
 秋方積思於六經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
 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
 之大賊其罪三也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
 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
 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箕是以豎貂為淫而
 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比
 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
 由是日衰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上以張湯為
 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
 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 八月螟
 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

今與計借留川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
 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
 遇民信也未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民不
 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
 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
 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
 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
 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
 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
 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
 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臣聞之
 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王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
 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
 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
 禾與采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時對者百餘
 人大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拜為博
 士待詔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
 弘及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
 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是時巴蜀四郡饑
 山通西南夷道千餘里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
 離異暴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費以鉅萬
 計而無功上患之詔使公孫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

夷無所用上不聽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遷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辯常與汲黯請開黜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

六年冬初募商車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爲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春詔發卒數萬人穿渠如當時策三歲而通人以爲便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云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關而下衛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爲胡所敗二十七騎李廣亦爲胡所敗胡生得廣置兩馬閒絡而盛卧行十餘里廣佯死斬騰而上胡兒馬上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赦廣吏當斬贖爲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爲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夏大旱蝗六月上行幸雍秋匈奴數盜

邊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者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十二月江都易王非薨皇子據生衛夫人之子也三月甲子立衛夫人爲皇后赦天下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人安國益東徙屯北平數月病死天子乃復召李廣拜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東夷歲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人徙之費縱於南夷燕齊之間驟然騷動是歲曾共王餘長沙定王發皆薨臨甯人主父偃嚴安無終人徐樂皆上書言事始偃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家貧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遷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能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

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遠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沮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芻蕘輓粟起於東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咸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也世也行盜侵軼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

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瞻民離本而激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措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奉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是以犯灋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志定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昔秦主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比攻胡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攻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輒略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疆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倚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

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意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聞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書奏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主父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毋朝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今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春正月詔曰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矣矣 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衛青李息

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走白羊樓煩去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張次公皆有功封建為平陵侯次公為岸頭侯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成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與十餘萬人築朔方城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 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主父偃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軼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殺人甚眾上聞之下吏捕治解所殺皆在赦前軼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殺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更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班固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

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觀視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戰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脫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咸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稀從軍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買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刺孟郭解之徒馳驚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李路仇杖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荀

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解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

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壞感世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絕廢以毀譽為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為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善惡謀於眾聲功罪亂於王濫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濫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趣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眾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眾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偽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誦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息華文去浮辭察偽辭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查聖人之至道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燕王定國與父康王姬姪羣弟

妻為姬殺肥如令郢人郢人兄弟上書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公卿請誅定國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齊厲王大昌亦與其姪紀翁王通去父偃欲納其女於齊王齊紀太后不許偃因言於上曰齊臨苗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又聞與其姪亂請治之於是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飲藥自殺偃少時遊齊及燕趙又貴連敗燕齊趙王彭祖懼上書告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今自殺乃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今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王父偃張歐免上欲以衰疾孔臧為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承垂來嗣上乃以臧為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著海而軍奉朔方上乃許之春罷蒼海郡弘為布被食不重肉以黜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黜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欲以釣名如以黜言且無以歸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諫讓愈益厚之三月赦天下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單為砂安侯數月而卒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為疆國匈奴冒頓攻破之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餘眾道逃遠去悉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漢中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騫十餘歲騫得聞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為發導譯抵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為王既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乃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會伊穉斜逐於單匈奴國內亂騫乃處堂邑氏奴甘父逃歸上拜騫為大中大夫甘父為奉使君騫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郡太守莽又略千餘人六月庚午皇太后崩秋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健為自葆就專力城朔方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是歲中大夫張湯為廷尉

湯爲人多詐，雜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千乘兒寬爲奏讞，據以古禮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上由是悅之。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優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困圍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仇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四年冬，上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